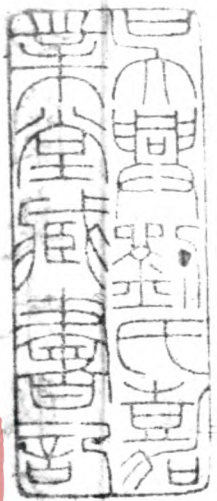


太古堂尺牘

膠西高宏圖經齋著

報張石帆直指



不佞孤行一意叢負厚譽三蒙使過報稱謂



非可一字假借人者如此無用之人謬被抽揚豈不

駭人公聽足下厚誼有逾骨肉教誨所及竊自循省

從待罪言路以及佐憲貳工之日垂二十載歷四五

轍冒昧小疏非一而足存科者可按邸報者可查并

又續白集
中第一等
枕主奏疏
云工

無薦某人之事子虛烏有而指為口實殊為好笑劉
侍制願為元祐全人見司馬君實於地下而因以見
知於蘇子瞻不佞擠雞肋狗馬之軀本謂侍制可學
而至人不我考乃反云云恃有子瞻在悠悠之口聽
其自生自滅而已奚以剖為天子將舉甚盛之典而
鄭重如不得已固謂才品非彷彿足下者不可足下
必首先盛典無疑也辱惠新茗如蘭臭味敢不拜好
報張觀海司李大名

執事峻領冰銜雄持郡節聞其幹潔平敏吏畏威而
民重犯法且一時兩渠邱輝映畿南畿南以治四方之
則也膠東西為大兵所蹂流離瑣尾而去其鄉者俱
將以此日得復歸聚願不知先人邱壠果幸無恙否
不佞以無能報主之身惟欲故園是問而不可驟得
進退維谷徒益之疾耳奉翰教良仞雅好支枕申答
願言不備

報賈四塞副院

竟得保全吾菜不落賊人之手者以年兄吉人在內
天必默祐之人力不至此於此賊騎數月蹂躪多在
城西灰埠一帶微教及之已知年兄無家可問矣此
情悽然撫局堅不可破若非宣鎮誓書致上震怒劉
王張曲唱之和之只逢迎得一個撫字無怪成功之
難解圍之不速也今日人人能持正論前日獨萊州
孤鳴耳故園松菊便與年兄共之然國步多艱不可
無老成端亮者為之領袖於朝是又年兄當即出山

之時也據枕草復不備

報金伯玉水部

先朝以不戒履霜之故胥天下之鬚眉男子而奉一
閹豎亂也聖人出用以大治士生其間顧不甚快遭
逢孑然投小草於紀綱之地雅非其據矧又量移而
福過災叢所必然矣傷天下多事感朝廷大恩初不
欲規規故步然懿渠在前委蛇濡忍又不可以是謬
附如蘭之味獨恨一識綠慳耳

簡趙芝亭備兵莊浪

秦中弟奮遊惟甘鎮非祈部聞其地番漢雜居控馭
為難從古出將入相不世出之才每迴翔其間門下
當以何日成行天子藉之釋西顧憂也我海上自鮮
皮失利羽書狎至如昨弟本謂十畝之外了無闕涉
今又為有司召集城頭派以信塚求一枕墨甜胡可
得乎小州里非同郡城事皆無米之炊人心又不齊
不過一二眉目人不敢不聽有司指揮一旦緩急竟

不可知之數也門村豈昌邑界乎去寨幾何里寨之
去膠僅五十門下於此少憇良願往晤偶患結熱投
以涼劑過猛遽不能任輿馬花葛布帳鈎鬚用將野
意不遽晤如晤矣

簡顏同蘭撫軍公祖

緬維祖臺封彈六省之日每言人所不敢言兼任人
祈不敢任即同霖雨天下裕如矣維是東省實神京
左臂軍國咽喉况又兵燹殘破之餘鎮撫重任誠未

易得其人而愉快也天子焦勞東顧延拜四隣簡求
一面僉曰無如我公者聞麻遙發遂以辱臨我文武
軍民之上俄頃間大法小廉民懷士奮無所不改觀
焉東人亦甚厚幸哉不佞十畝謳吟一屢愛戴忘其
猥賤唐突尊嚴有少儀物具如別牋伏冀麾涵不勝
皇恐

報黃鶴嶺

有如是意外不可堪大駭異事欲俟赴考諸生回詢

得其悉乃走字奉候承命將為非常舉動以圖報復
弟不敢贊以為然蓋事之始末俱在郡城是非曲直
難逃通國耳目與夫諸當事洞察且公子既脫於患
宜稍平氣於無可含宏中良結之一發難端則彼我
相尋局必難了而雅道全乖恐人謂我如分得一半
不是矣弟言雖迂濶決可用大叅表弟亦是弟言因
敢以進日者回奏大疏臚列是不一人仕路再逢非
甚戈矛何須色象曾見王左海叅過劉半舫後同光

古堂尺牘
藏本
祿勳殊相得况昔為陌路而今其子民何不可奏記
之有明問所及就臆中荅惟裁炤焉

荅沈明府萊陽

歲暮以及春發無日不休於風鶴只緣流寇猖獗未
遽盪盡訛言流布有因而嘯聚者鄒長之間皆此類
也建威銷萌欲成金湯之勢惟足下文武妙畧堪以
觀倣安有餘暇舉此頒年盛典乎對使拜嘉即用以
犒城頭之戍丁從此四境安堵誠不敢不知所自也

附謝不宣

報黃鶴嶺

州中向來百無一脩歲前得報遂遣人於濰縣王渤
生處問信則云鄒長之間有為亂者非流寇也連日
驚魂稍定而城頭料理請從茲始固無如人情散渙
不齊也何想處處皆然州之大姓強半居城外緩則
怡堂急則掉臂只弟輩兩三家議以每家當一面其
塚丁取之田夫各田夫不足又多錢覓之勿復敢惜

費也調到營兵姑分布城外司譏緝與夜柝耳行糧
問之有司犒賞隨各家便無定格明問下及敢具以
對別諭投呈兩臺察自不可少處發使子又可以知
飛戢未真消息矣

又

嶗盛本君家物許我過後如所謂八仙墩者當作第
一觀道士初謂其不可躋幾失之此行樂不為疲上
清宮益復峭邃信宿然後發欽崎百折達巨峯凌絕

頂紀兄中道而却僅莊生與終始焉度足下必以為
有餘不盡應妬我拙句固將北面騷壇足笑不足教
也惠我藥方便依製墩定有奇功飛燧未戢向訛傳
也督察相公削籍矣傅長掌科朝佑以彈濕烏程繫
獄兩年今擬戍忽有旨於長安右門外杖六十七日
而斃張掌科作楫論樞輔及高監視奉嚴旨者三恐
亦不免為傅公之續矣新僉院李君僅一月投閒去
由此觀之我輩所荷君恩不既厚乎用復不悉

報殷清海使君

黑子孤埤幾付不可知之數執事誓衆全城百極勞
勩而同舟一弁乃掉臂不顧聲其罪易其人誰曰不
然弁且敢於反噬罪不益加甚乎便如指奏記當事
存此一段公道也

報沈河山南大司寇

能於舉國雷同之會超然孤憤作驢背吟迨聖天子
滌除舊染通德懿戚一當國柄一統群倫人謂足下

必以此日致位公孤不佞私獨策其不然知為始終
沉酣道德而游戲功名者也景行向往願學其十之
一於是出與俱出去與俱去笑七年之別數千里邱
壑相望猶比肩也謂宜知我甚深夢想所不到之境
猥用為談其猶知我在深淺之間乎蓋一策十畝至
足也君欲知我海上事屬國不守矣皮島既陷矣陳
大將^軍有事於海上者今海淨而移之剽寇不在我登
州矣觀軍公亦撤歸海禁中矣我桑與梓眼底似得

大古堂尺牘
藏本
小康惟苦歲饑而加之以政甚猛民不堪命將何所
不為讀大刻有云寬民力以收人心方不至驅農民
為盜。片語藥石願當宁無從聞耳續命丹百丸即以
頒到之日日服一丸乃依方和製未見孺子果可教
也舉奪胎換骨之法而欲傳之交誼至此蔑以加矣
諸品並領輔附見意主臣

簡張石帆比部

惠我不一而足矣倅來不先一日知會失於裁報非

閨草野而倨侮也夫人溘不祿門下宜不可堪幸猶
相隨官邸伉儷死生成其一訣不佞自領當年則不
無遺憾恨馬門下亦可以少抑私怛竭勩公朝頗聞
長安事態與日俱新我聰明聖智神武不世出之主
誰實遭逢祝願當無涯耳山絲伴束措大主臣

簡宋今礎給諫

不佞得奉教於尊先公自其通金閨賦皇華以及其
鼎司諫瑣大維國事往者十四年之間多祈睹記大

率克己復禮為體立人達人為用際此昌時決不可
一日去朝廷少用迴翔而遂晉貳憲席聖意所向物
望所歸從可知也胡遽云亡貽瘁邦國然其未竟之
志以屬門下方今海內三空四盡而軍無宿飽國有
漏卮聖人憂之不可奈何門下指陳庾獎勞怨兩甘
然後知衆^情惟怯不可以圖治有所隱徇不可以對關
一言而廣帝聰垂臣鑒亦即所以暢先猷使四夷聞
之不敢輕中朝之無人顧不休哉伏念尊先公既生

死而長別矣門下之視不肖亦復宛然骨肉雁行用
言申唁宜在初喪惟是不佞六載深山三年苦塊復
為先君改攢亾荆厝土今春甫畢其役尋遭歲祲八
口嗷嗷恐不免於溝壑顛連之數矣聞之趙松閱公
祖尊先公馬鬣新阡山川融結甚佳而重以俎豆懿
章不啻天子親臨如是者足不朽矣不佞以庶人賤
者勿敢於四方會葬之日曾進致享而區區此心又
不容終已然無能適於後至之討也

報張石帆直指

吾家斗大孤城百無一備二十九日聞失長山乃始
掘止渴之井如編塚如置藥演試如遣哨遠出甫粗
有次第而於初十之夜報濟南陷矣流寇一引而東
誰為扼堵吾家復何恃不恐乎由今思^之特不來耳來
則上之守土不展一籌下之衆志未能成險不佞垂
顛七尺受國厚恩當不患無死所矣足下僂力北門
忠於國因以庇於家尊封公同我憂瘁今復為歡顏
相對載醉昇平矣聞寇北遁挾其輜重無筭我以厚
兵綴而擊之兵必有利或可振怯為勇乃師出多門
大率主縱賊而不殺其謂朝廷聲靈何長嘆而繼以
痛哭不意天下事遂至此也此復

報黃鶴嶺

昔意合當如此喜君子^道長矣東疏何不并下下時仍
乞示知弟當携斗酒過從共吾兄滿飲爛醉以志聖
恩惜瀛渚蒼林不及見耳九青煞有主張果我輩肝

大古堂入片
藏本
膽也可敬可敬敵州城寒家認修一段乃土包非磚
砌費不過二十餘金不足以言倡義諸舍親認派更
無幾何城本小而局易結也此復

簡趙松閱道尊

東江方淨戎馬又生郊矣雖以聖天子百極焦勞碩
未知相慶昇平定何日耳潰卒東遁者一時道路張
皇復有不可知之事近在眉睫間惟執事慮出萬全
雄當一面寇且聞之畏威退三舍何虞其他乎奉憲

約是處戒嚴不佞垂顙七尺請率其弟子家人首先
編伍城頭為諸父老倡膠彈丸邑緩急靡足恃恃我
衆志可也有小儀物請謹自附於野人之芹伏冀麾
頓為榮賊情有確偵可示知者敢併以請伏楮無那
翹瞻

東許定字晉撫

敵鄉事執事固嘗蒿目憂之幸有次第三晉值多事
之秋藉重填撫稱得人天子可不煩西顧矣昨日承

枉過不佞方偃^仰床褥不能著冠履出廳事見客病漸
 以狼狽至此欲候頌朔後理前請願執事晤政府時
 稍為緩頰求即票放也新陽曲丞張某實山左名士
 而其成就僅如此執事幸好視之河東道郭大叅挺
 身辦賊勞苦而功高今丁憂去矣徒以開罪宗室之
 故遽及於禍是使後之方面大吏不必戮力疆場亦
 不必糾舉之以撫按而惟宗室喜怒能禍福之漸可
 長乎哉執事到地方應察公論主持回奏區區休戚

與俱之私勿敢復道

報謝苧蘿少司馬

以何月日俄用雞骨支牀藉非足音及於空谷雖至
 今不知也大襄云邁懷縑不前抱此缺典矣島帥接
 踵而叛天討必加而因以多門雜蒞敵地僻在南偏
 本彈丸無事遂有兩貴人開衙視事有司之官為贅
 疣贅疣猶可且不啻其承行吏此今日海上之大概
 也幸見輦至造新甲第非時置酒敬以屬之僅免凍

餓而已蕭然歸索如何報命受讀草木子全本覺架
上群書不須開卷手此一編足矣順翔布復無那長懷

東匡五如

名園春色求分不厭多竹之良者知丈酷愛不輒割
以贈人我必欲得之昨日乘醉已穿籬過溪頭掘竹
母數根而去不白典守客有遊馬氏園者留詩謝飲
春來携酒醉春蘿乞得春花一两窠最後竊將松竹
去成陰留待主人過我於匡氏園似之矣一咲

為兩孫請媒

蒹葭倚玉萋蘿施松以喻兩姓之通驩用為百年之
佳話茲者豚兒朗之之子藻是為不佞長次孫也有

祈僭拔實為夙契如容坦腹準擬齊眉既幾幸姻媿
之有初且考驗蕃龜而輒吉敢懇良妣往達鄙誠謹
占某日先祈耀我蓬門薄言芹設嗣容勸其文駕贊
諾永盟不勝延佇之至

東王康宇浙轄

武林仙界也仕遊於其地仙緣也樂天之後而有子
瞻子瞻之後遂為吾兄允皆間世一生則亦間世繞
一人能收此山川於几案間興雲吐雨必由之衆人
之遊者不無幸焉第不佞為衆人遊且不可得夢想
徒勞矣舍親宋秀才自其兄給諫公早世謂將不可
以持門祚則憤志讀書不知有家負笈至杭殆欲觀
宇宙之大也吾兄雅善給諫者秀才欲求一見別無
干懇但嘉其來志便與一見使得就僧舍下董子帷

主人僧知其為中書省之故人子弟不為侮也給諫
泉下人不可謂無知

東張北海

貴同年宋黃門長逝之後兩胞弟奉老太夫人撐持
哀祚可舉近與家奴姜學義對簿未了事起一婢所
傷實大我守道公祖洞悉此中曲直固不難執三尺
以正主奴之分而悖口哢哢獨謂投身其叔之桂非
可舉也不知當日黃門在朝兩弟隨任其家事家人

非其叔之桂代為替之而誰哉惟是今昔異局未免
奴子有如許情態為之恨恨太夫人痛黃門之不作
又不忍其幼子一日不在膝前欲借鼎光以了此案
古人用恩每用於不報之地此類是矣

報宋先之親家備兵金華

弟往者善病一榻之外無復相涉今則風鶴及於深
叢凶波得之同井祈不即淪為異物者懿親喬梓實
厚庇之車轍折屈聞去委門益復數百里東南佳勝

全呈以供清賞而因以暢藩翰之績一說謂宜晉之

卿寺司一說謂天子實重節鉞取其勾當一面設施千

秋出將入相誠無如逾節鉞者親家將何從乎卜別業

於膠卽之間是親家十年以後事此時似屬迂談五

如南常博不成行于柔能道之辱雅賦空緘題謝不

勝厚顏

簡宋先之兵憲

一字遣候浮沉良久乃得達南翔之便欲再作字既

不能浪談一切又不忍依樣前言觸動我老親臺意
緒黃門過膠時為留信宿別去便執大諫議法使聖
天子祝網浩蕩成千秋懿舉于公之門其愈高且大
矣里中多蝗少雨遂不有秋欲以朗兒前來申省已
擬秋間今使拾殘穗療我八口不暇違初願矣仕宦
達人亦知田舍苦予沙永昌初怵於麾威不容不北
聊全其主人體歸無幾何時輒又告歸此妾門一大
負心兒也作句志恨傍郭新栽水一灣編樊調弄鳥
知息亦不知法齋頭遂無人可以司筆舌者但有恨
恨可奈何

報王礎石殿鄉

河間之賢而山東諸儒多從之遊賈太傅之忠必徵
對前席無老長沙之理得來教宜早勸駕遲盛使兩
日不發者緣家事盡付愚男今正催征急如星火之
日也兒亦苦不給弟亦不以語兒多方湊之僅得如

許用助長途鶴嶺適在坐草復不備

東朱未孩漕撫

濟南之難以內潰故而寇乘之歷門以東鄒章二縣
守得全長白長吏率逃所不及膠西黑子者僅十舍
雖去以正月十二三日拔營北去恐飄忽重來誰復
閔攔風鶴之驚定無休燕雀之怡斷不可我祖臺回
念并州應惻然思為之所敢具布之今啟家兄瀝舊
待罪安東賴執事百為加意雞肋未至全擲蒙津部

叅以錢糧某項某項未完致謁補有碍據家兄去遼
豆一項原未派及以此被叅安祈控懇至於舊太倉
銀為數無多全完矣今該安東周令查明被叅款項
并無掛拖等情經委與批迴可按也其鑄級草職相
應開復仰懇祖臺即為啟事用合浮屠之尖引領德
音不勝啣戴

答趙弗如

方逆旅之臣請當其河間一面以却敵敵却大類王

伯安先生本用撫填南贛中道而逆寧之變作主廟
筭者曰度伯安方逆旅必能辦此他日論擒寧首功
果伯安遂新建伯安自餘不得而新建也今論河間
却教功者何忍埋沒一逆旅臣趙弗如予讀雨花打
臂諸作知與祈善關西豪丈夫飲酒賦詩黃金臺下
相勞苦假令高生得從之遊應且擊破悲歌之筑而
又私計足下以儒術起以俠烈聞逆旅河間馬上之
事偶與敵會誠不能不然若因以為功而介介乎不

即蒙伯安新建賞也豈所以為弗如胸宇哉見貽食
品甚珍重之間一啖藜藿之腸為換矣

簡閣使君

茲者大開函丈惠羅多才孤寒之子舉錄淹滯之氣
必揚莫有公道於此日者矣舍姪黃口與夫一二青
衿兒皆蒙拔在前予豈皆能鋪叙成文理乎意或執
事相憐哀朽淪落之無色姑以是慰藉云爾此安敢
不知舍親遲侍御過膠又因之寓言宛轉誼甚高似

復令人更有覬覦以謬張其晚景執事入談之頃有意無意間事或有濟度未可知有教焉則寧靜聽之不教子弟以正。而又使其躐治不祥。非我志也。馮楮真切

與徐乾若父母

姜應選本高氏奴也欲反面逆主則妄稱為高之親戚高一幹五枝其人以什百數請按籍而索逐名而問誰實與為瓜葛者是主僕非主僕或可以即日賜之斷然乎若此什百人者其言不足取信而惟有孽口可以咆哮名紀恣其顛倒雖高之子弟輩含辱忍枉遽蹈東海以死不足惜其如公庭三尺何哉非敢私言謹露封以上願即示通國之萬耳目萬齒舌公評可否也

復定興畢某

雅切巖瞻飲聞循譽教誨所及迥然如面笑不佞孤踪拙幹言出罪隨君父或無成心左右未免得志安

得如老鄉丈即日升華以掃蕩氛霾補浴天日不佞
即從此屏伏邱壑有餘遠矣拜貺之辱甚愧踈節時
方席藁以敬天威潦畧不備惟台焘

答某公祖

遙天紫氣遍地懽聲茲值神明踐祚雨露普新而寵
錫玉綸輝映萊綵豈願問哉咨到之日封部即登啟
事於初四日得旨是足慰老公祖之孝思矣不肖入
列三月抗疏四章大率不識忌諱居多最後以息議

憐才之朴志發言於楊賈一案致干聖怒下廷臣會
議言路之厄此又一變也夫君君父則何成心之有惟
是號為政本者甘卸權於中璫主雖克舜誰為暴之
而誰非寒之可慮不在門庭而在肘腋不肖身將隱
矣掃蕩氛霾補浴天日願以俟老公祖於異日可乎
爰恃夙誼潦布近狀拜貺之辱愧我踈節尊刺撝謙
過格更不敢當謹還記室臨書不勝感悚

東王覺斯掌詹

吾師往矣吾師母與吾兩世兄依為命執事復從五
 五雲之上大庇之字來惟願即日入當國秉耀我墻
 屏禹拜稽首姑讓之稷契皋帝必曰宅揆之命非禹
 勿申四海蒼生引領望治之切亦猶是也不佞從藥裏
 中得不死垂今五稔哀態備畢具已矣無復可道揚
 葵宸兄相就言別問將有無寄訊長安不佞頓首主
 臣對曰勿敢然也私獨念孟津先生兄之前輩我之
 知己豈其墨妙滿天下忍獨斲於山中一夫憶疇昔
 之日未嘗不請禱也而虛願未酬祇今相如四壁不
 可得先生半波寸紙使人謂不韻於高子而因不能
 無憾於先生我煩楊兄日造先生之門索宿逋未肯
 一二遽足不我遐棄於此覘之

東邱子廩

昔者尊先公吾兄方伯先生以南宮高第後復讀書
 於超然臺下使僕得過其家講雁行今三十年矣先
 被國賊大逆陷之使去超然臺下稱古人亦幾十年

賴子如子廩兩文學勝士能讀先生書知名海內孝友於家而恭敬我桑梓又其天性然也以故先生之故人雖衰拙如僕者兩勝士并引之為老友如其先生存日交情勿替也僕以去年冬有通德之役復睹所為超然臺者下兄弟文章樂處曰錢溝僕樂其樂而忘返遂止宿是日子如先僕至已命車赴其親戚素葬偶不任東道任東道者子廩也子廩為僕言子如殆病矣素車赴人之葬寔力疾為之得已不已使僕

信宿遲子如之至規以攝生大指有頃諸長者車以僕之將信宿也踵至為錢溝之款款客而客逐矣僕愛其為兄弟文章樂處不可為飲食徵逐之場也故去僕去僅半日子如還錢溝僕甚悔子如殆病而遂不起則非僕之所忍料也僕奈何不為半日留得復把臂成其長別僕悔之又悔矣作七言律二致哭并不能無言以唁子廩子廩以十年之內無片雲可引而前無劉可依今又奪其家元方雖有文章之樂不

樂矣易樂而哀將無所_不大任於子廩之肩哀又不可
過而無節也子如有子。今子廩之子矣。子廩無能復
有兄。而子如之子有父也。僕不為也。

錢新孝廉張德鄉計偕

太平養士之有年真儒輩出吾道發皇於此日盛事
鑣聯本經史以淹該乃賢書而赫奕喧文騶於故里
觀者摩肩標義幟以新裁傳之紙貴行復公車北邁
謂宜祖道東陳諏以某日用野人之美芹話仙籍之

早杏跨鰲海上定期燒尾之榮舉翼天池式聽臚頭
之喜即祈垂俞不任欣翹

答姪不疑

入奉我兄嫂甘旨出為朝廷撫衆姓吾姪遂於忠孝
雙美矣清俸分來太多應憐爾叔貧故也玉冰壺何
遂罹此奇凶有使我當附一書去近見四則加派將
以吸盡天下子遺之髓且看流氛何日盪盡若猶未
也則不知何詞以謝天下十一日有遠鄉之役與吾

2 3

以後頁碼錯

敬之相遇郊外比鄉間歸則敬之已成行矣勿謂老人不即作答字也

報兄演海索觀邸報

楊侍郎作御某者武陵相公之諸父行也宜在迴避例而乃出疏為其自家人解嘲疏有具一已全力不顧天下是非之句其末段則請逮田史又似附清流而非靠武陵者如此立言畢竟當作何觀聖諭一道必出新叅手天子嘉納頌之兩鼎甲得嚴譴有繼而起者

邠吉水之禍必再見矣危哉此日之朝士大夫乎所見邸報止此餘皆平平不煩涉獵

答不疑姪

鏡如許大者鑄之難致之又難良足寶也我六載深山百念灰冷御史薦剡何自來哉旨平平下可以仰窺聖人之無我得此旨足矣不認真也臘雪深三尺發春而後更饒瑞色方用置酒元夜集少長稱樂事忽不意九秀才之變出矣奪我手足惡我意緒秀才

為人孝友和易不惟不年且無子天子安可問乎侯
吾土者催科風力是其長每花戶納銀到官例即給
割為炤今其割單存後衙今日納銀明日候出割甚
有候之數日竟不出割者納銀與未納同一州之人
稱不便他事亦類此石帆物望絕嘉遭逢又好成榜
三賢此公遂著先鞭矣但不知山公啟事端以何日
從未有鄭重其典如今茲者也

東兄演海

年饑有司漫不加意請以報灾請以停徵請以開海
通糴皆緣一州之人生死所係吾輩士紳之心良苦
而其所以恭敬維桑者亦可謂不遺餘力矣 兇
獨非吾一州之人乎糾集多衿倡為邪議此敗類也
近出吾家難以姑息應即告之先祠董以家法諸不
係吾家子弟聽其為之已矣士風業已至此將可奈
何

東匡五如

居山之最深處戒見僕勿許通省顧安從聞戶外事
乎舍弟振到為言妹夫宋子者與其諸昆得罪於張
滄如兄獨使此子被繫諸昆皆掉臂不顧也事本自
取不足用憐振弟胞兄妹之情豈忍陌路視之山中
並未携有圖書等件即欲為致言滄如兄草草不可
足下昔與其父為布衣交今其子不能無厚禱滄如
長者以含宏處橫逆饒為之足下其謂然否

報張石帆北部

不走長安使不奉章即書自安於草木枯腐而已人
之相眎亦然獨有門下勤加慰藉此誼不當於古人
求之耶里自屬國不守飛燧狎至歲比不登秋且告
旱禱雨復不報不可以布置麥母坐是人情恟恟有
司召集父老為固圉之謀因移家入城請以城頭一
面緩急當之不然鷓鴣一枝雅宜於野肯輒釋窠而
就喧乎連得兩豚孫初者喃喃作人語次纔能辦啼
啖皆我懿親厚庇所及何又投以如此大惠敬拜為

榮感與世引笑仇少司馬處敢不將命簡相君附司馬函中無不可惟是泰嶽其巔而助以一撮之土不加崇也徒用皇恐

簡張天石比部

先朝王文成先生與夫近者吾鄉許堂邑繩齋畢淄川白陽率用刑名脫穎初不與世俗競津要之塗而皆成就其為一代人物我即墨黃梓山公併不魯離部曹咫尺地亦復位極人臣蟬聯奕世有其大抑必

有厚酬往往然也宜門下之閣眼千秋曠然胸宇矣今旱與蝗即同乙卯僅以七分報其三分者祈登何色乎纔得淨海復遭饑歲加之以政甚猛是使牛羊立就死亾之日也狗馬又不足道廟堂之上亦聞而惻然乎衷白前件僅炤售券三十金奉上門下歷年為我損費恐不止此而誼又甚高容續報久稽不得無罪幸厚原之

報張華東

老成在朝固天下澄清之一日也一敗類鄉人乃敢
 作如此行徑為世僂辱即令孔孟不幸而與之同梓
 里於今日則亦不過門者不為通私書不一接待其
 在我而已豈能必朱氏子不孔孟之門哉執事遂不
 肯一日留清風亮節愈足千秋然自執事去國虛無
 人聖人憂之至於不得已而以武流錯出清班咄咄
 異事矣不佞從偏僻有司借觀邸抄殊多脫漏未知
 流寇今復何向但見四則加派八表倒懸雖仍用文

指陳督劄
 以武舉授
 給諫

臣總軍麾然繼今以往能復駕馭大小群弁令其投
 軀疆場而不垂涎非據乎能使之頽首受節制而不
 囂凌驕悖別生事端乎其事至此其所以致此定不
 為無因然而不敢懸揣也辱教申答惋結同之

簡宋長元文部公子拔貢

妄男子舉動駭人置度外弗較良是朝廷凡三大特
 典詞員而取之推知枚求而兼用庶府與今南宮拔
 彥事準賢書是也賢公子固儉取之而以俟再舉九

萬里不足限量且三特典皆若為君家設耳用方俗
禮果酒颺賀勿笑弗文

簡張北海南銓

武闈諸君子漸次柄用而鄉月一席吾兄奚為獨後
今者虞門闢矣狂言擇笑科目可罷考選可停笑甚
之欲廢朝覲劉念臺汪澹石陳金鉉諸公皆深心世
道者喜見中州直指一疏而湯司李立出犴狴天下
事為之而已陳大將軍將以破浪東征此舉果出睿

斷固無不可恐未是萬全之策也他人不知憂吾家
在海上知憂之欲有事招遠吾兄肯於大澤山成一
晤甚願也若舊疾為崇徒有其心未必成行不任耿
耿

簡遲之萊侍御

何又藉重粵西之行豈憲序耶亦扼腕於一二舉過
遽難規救寧不辭萬里勞勩可子弟遠來長元兄處
去畫錦咫尺耳綠衰絰被體未可登龍夕至而朝返

矣驄車遐指定取道敝地別來多緒須面時暢之

答宋今礎給諫

奉先今兩大教娓娓夙昔不置也我思尊先公當年
盛德見人之孤涼無助者必提携教誨之門下復用
先公盛德以下交於老布衣有涕淚志感而已日者
兩大事僅取稱家而止麥舟見擲雖一無敢登猶之
靡弗登矣濟南之恥固料我行諸君必雪之事殊不
然將貽我至尊以焦勞無已時予門下比入春明則

可謂中國相司馬日四夷從而稽首聖人為之紓憂
尊先公有所未竟之志於焉甚暢無復遺恨矣田間
人字向長安遞去殊難猥荷專遣敬茲報好七年離
緒百不一宣惟心炤主臣

報張蓬玄大司空

傳聞失實每向孫先生處求西音今日遽及我矣太
傳既不即為蒼生出家有象賢祝願正涯無量意外相
遭不稱功稱罪威人之口公道不大著予奉書之次

即日具報并用奏記直指雅賦非敢不恭我輩心緒
如此就事談事不暇其又可手狎杯觴衣添文繡乎
附壁惟諒

報黃長倩

事宜遲無疑也呈甚妥稍易一兩字我有體警有因
也濟南之禍前所未有若使華亭臨邑復起而當今
日事國典森嚴豈容假借合華臨為一身者得草職
辦事鳴得意何能不啟戎心乎萊蕪土賊狀無所聞

想易結局郭役隨兇輩有事荒庄便呼來報命此復
不恪

簡張華東都憲

舉問罪之師於盈盈之一水法未全伸結局已小結
於是觀軍貴人撤還禁中負海之象所憂固不在兵
在歲有牧馬謂可恃以佐歲之窮竟不可恃也天高
復安所控愬乎長者記憶猥聞逢人寄語仰窺盛心
雖使招我於長白之頂有所與受長者不恪也清夢

耿耿僅五百里求良覲亦非難事獨有不能割絕之俗因兩犢孫大者甫四歲授之三字讀其次纔能投懷辨啼咲倘不至絕炊顛連風雨寒暑皆是也物况如是敢為長者道之沈河山字來得覲二老四友圖報之心小詠就此便風用扇頭博梁馮緘主臣

報黃鶴巖侍御

金鉉兄亦自一說然而不可必也九青冲光似為得之亦無可奈何之策也頃之萊語次及此但有攢眉

正謂從其上策恐虛願不至從其中策又恐彼中耳目難逃反復思之若徑以空文入告必奉嚴綸無疑萬一波累人多則深文加遺更不復顧其事理之實今日內外當事怵於大威類然也是以鄙意亦似以冲光之見為然按文既已達部倘築舍無成兩俱無及於事又奈何一淮南陰少年片語動主而異數鼎來大駭觀聽此諸子百家彈冠相慶之日學士大夫垂頭短氣之秋也吾兄遭時殊苦窈計久業能即報

銷政不必其萬全也。虛懷見詢，不敢不直吐胸臆。惟
裁謦不脩。

策宋九青都諫

何等兩佳公子。既予而復奪之，能不痛碎肝腸乎。造物之理，不消則不息。向後則百未可量，為國加殮。慟致祝流寇年復一年，頃者又甚焉。我黑子孤埤，用田夫為守事，大難老布衣實身任之。復得以今日通雲霄之訊，積緒非一，然不必言。反之生，早較之彼此。

質之天地鬼神，無媿焉。已矣飛燧，戢未若猶未也。賴我主上威靈，須使片甲不留。後禍可杜，若復安於處堂。國家物力有限，河北生靈亦白有限。憂之憂之。

報黃鶴嶺

向吾兄乞竹有字先矣。處吾鄉黨間，遇難忍事，忍之弟每用自勉。因以進言，吾兄輒蒙採聽，大慰也。賢公子無端遭此窘辱，宜不可堪。然士固有志，吾輩亦有體。有司既如是，以相待矣。豈可復為子弟往干。不有

遺才一途予儘自不碍進取此無煩再計也七人者亦姑聽之不須介介又復

簡耿大千

鞭山可愛猶須二十年始獲領畧其趣足下辱臨敝邑錫我東南二壤言下便令人悟謂將不減鞭山噫過矣寒家何德可以堪承

簡宋九青

日者以大夫牧見委短削用當面談其來役即大夫

牧之役也一不已而再亦以牧之見委者再也拜衣被大賜與夫酣醬瓜藻迄未申答嗣聞誕麟嘉慶喜極欲狂復獲與之同甲子而為哀削門祚弘申一綫者亦既堪以抱弄并為足下道之足下文章大家為為名諫議雍容九霄之上又將奉揚天子休命羅七十子於門以助成中興盛事度事竣必過家為太公稱一觴如道出膠之西願為斗酒待之

報黃鶴嶺貺歲

草木餘喘何知歲事足下誼甚高矣丁先三轉薊督
又駭後撫為改又不知遲在何日我政不欲其速耳
走字長安未便然未敢不設身為足下刻刻作想歲
前後海峯定有字來澄嵐別議亦稍稍聞之大率予
之生路遠去蓋猶主乃兄先之公初說也率復不脩

簡何大瀛方伯年丈

聞歸掉於白下不遽發當是雨花燕子能為百態留
人弟心竊妬之然既負海為家便不能釋去求一就

且無論諸兄弟升沉有不齊之數即吾兩人雅俗亦
各分定故也從王刺史家人蒙寄語不殊面談致足
慰矣頗有讓者吾兩人肩隨齒序我勸兄酬垂三十
年今皆頭鬚白矣掛神武而期汗漫宜且不止如新
何乃絕弟之深而加遺之以本無而必不可有之一
字此甚不解也有用遲侍御薦書於興化高君處欲
與之鑒定繪品其人韻士也小技皆有足稱范大司
馬猶能記憶之今願得年兄先賜之顏色然後往謁

司馬不然司馬門不易達也韻士張姓應鰲名與侍
御同萊陽人

報張石帆比部

畫繡之餘顧我敝廬過用存慰誼殷殷盛矣私念我
今大聖人者亘古未有定不之命世真儒出於其際
何遽借才多門人謂積輕士類之始矣不佞獨以為
偶然之故也非聖人意也刊印銷印皆聖人為之矣
顧吾輩所以展布四體感動聖心謂何耳聞今日之

典先許京曹改授次及於推知之考選門下歸袞而
後物望大著即用以領袖禁聯無疑身天下事必宰
相言天下事必諫官門下其次第當之矣衣被之賜
得未曾有肅使者拜之輜累歸騎措大主臣

報王涵冲刺史

以先二人誌墓石求之太史氏許以交秋後來京閔
領因可以得親家向來在外消息辱問先及蕪惠甘
州菓正少此一種和藥謹拜為續命之丹長公事聞

楚中尚未肯應然終無不應之理親家春秋高矣宜且東歸以長公之妙齡大才而其事持之有故非久即結不須過用櫻懷也承示不斷聖教與弟所藏本正同如此清珍不可無一不敢有二留在案頭非時翻閱足當老友奈何輕以擲人弟今歲遂家於黃石之下山織甚蠢不文東人用以禦寒率此物也敢為親家薦之

簡張宿松河間

流寇猖獗自如似侮我朝之無人顧安知百里而當一面有門下在無事則勤撫衆姓有事則坐折遐衝此異日出入將相之奇才姑從百里練之耳遠願以賁慈泉誼當祇拜惟是遵母遺命禮取稱家而止不敢因之多損麥舟盛意已告墓所勿敢拜與既拜同不任哀啣

簡張北海尚寶

尺雪薦豐東皇布煖農夫相慶君子道亨胥此日也

不受賻
贈傳節
可敬

門下即家拜鄉月之命便趣舍人治裝之萊海峯皆
 後先報簡書一時若若其緩以待清華妙選吾聞復
 不乏人門下領袖之以主持廟筭縱國步多艱何處
 不可昇平今發兵出海當事似有成竹於胸中非草
 草者此局若結安在一隅威加四海初疑以為跋扈
 之賊不問我海上復有不忍言者矣不佞善病如昨
 何期有發口而青黃其溝斷此夢想不及兼且尾貂
 雜續朝論得無訝其不倫到京第云此夫壯不如人
 老復何用勿以汚齒類可也

報宋五河

便風非乏也。獨不敢一字來長安。須諒我。令弟奉太
 公之吳皇華菜絲此行兼之何如喜也親家又當起
 軼前聞蔚開世掌不知其典何以尚若有待望眼為
 穿笑寶郎君四月間過州見之相隨京師京師惟瀛
 洲之榜極學子之榮非胸蟠五車者不與焉早自見
 時辦之故一朝拾芥易也寶郎君必能讀父書者先

生為誰雖一寸之陰不可放過糟海物用寄親家佐酒
餘無可布

報楊葵宸翰簡

我家湯餅之朝仁兄適辱臨敝邑甚藉榮施矣敢又
當如此大惠予生平莫逆久而彌篤以故不可以出
口向人者獨於吾兄前則形骸爾我都忘耳故卜凡
十二位吾鄉費縣其一若此典再舉則首吾兄何疑
乎十七之日遂為納言瘞玉千秋而以彰朝廷盛典

者再吾兄可謂於孝子於悌弟無少遺恨矣大澤之
盟方走字北海文部去役尚未旋不知其肯否報可
吾兄復有字促之成此一晤亦佳話也弟兄方用脂
車文部君應亦新命鼎來其暇與山中人搜奇選興
為此汗漫遊子弟已辦蹇步終不敢先長者唯聽兩
兄招呼可耳頃接宋長公字大率令人意會不說煞
桐節黃門有謂駐清源又傳駐通州其尊人補備兵
蘇松長公字去將以奉差給事為隨任公子則黃門

佳狀也然問聞希濶亦已久矣島叛遠近公論甚明不知何故不討賊而且諱言叛之一字又何怪一亂歟一亂生為不可決之積癰乎仁兄即日還朝幸為我桑梓暢言之王來正事固大奇其大夫牧俗甚小削已屬芻狗可以不煩鴻裁也此復不盡區區

簡謝隆菴新守

以負海如斗之州蓋公言之於前蘇文忠公用蓋公言來守於後從來仁人君子道欲兼善事垂不朽間

一托跡焉初不以負海而如斗也輒鄙邑為不足治今之事勢又非昔此文告旁午以交馳賦稅鑿空而取辦東省去天近獨不敢不急公為天下先膠并不能獨後且人心怵於風鶴牛犢化為刀劍流離瑣尾慮其不免者非一日矣蓋雖負海如斗之州均之理亂必閔之數也主爵為求當代鉅儒如蘇文忠者蒞其地而父母之欲使安集我百姓主爵亦甚盛心哉除書遐布一州之人踴躍鼓舞恨不縮地蚤得望見

前旌蓋航黍桑麻需以成歲下至昆蟲草木必欣欣
向榮不佞雖衰陳不足比數實載血氣將以遊父母
之天者也弩矢戒行猥用野箋仰溷記典乞我父母
即日指北道車不勝延佇

報丁還浦學院

吳下人文淵藪執事此行得士竒快不問可知也至
於衡文之外事有遽難措手者執事識力雅高人數
等將以了此不足為難御史臺既嚴重學使者又嫌

疑之門不可以往致寒暄今公子北歸寶觥之賜得未
曾有即用浮白滿飲引脉脉我思如對知己郭蒼林
大叅遂作古人則恨酒伴少也匡五如既得意春風
言旋畫錦矣以皆知好敢具布之登州訛言日騰久
不雨豆稻全枯我海上何所恃而勿恐執事非忍不
念桑梓者併及

報賈四塞副院

訛傳甚不一無任邱等縣所在殘破是實也潰兵東

下者能令地方不逞之徒處處煽動可憂也南州斗
大耳僅弟與兩三家居城之內諸大姓皆在城外此
時欲延之入為秉城計而大費商量承教姑於藍底
別業便為掃治以待嫂夫人同公子至止焉此中有
一樓有現成暖室且南北適中頗便視緩急又良圖
之餘無及叙

簡蔡毓和司李報并此部

今日寇兵交煽可謂極多事之秋矣得藉命世奇才

雄持郡節小試海頭職雖專於明刑道固兼綜文武
地方且兵且荒而百姓安堵不至流離失業者伊誰
賜乎天子嘉其治行佳敏新命遙頒姑使駕輕車執
大憲刑期無刑然後禮樂可以修明文武惟其所用
六卿之政次第舉之矣日者按部南下不佞垂瘁一
屢無能振跼步望見德輝甚以為歎茲緣流寇南侵
聽吾牧編伍城頭聊用固圉聞泛椒之後即復曳履
上星辰有少儀物請謹自附於野人之芹惟麾頓為

榮臨楮攀戀

簡姜子柔茂才

良晤復不暢祈懷歸來羽書日有至者縱以朝廷洪福戡定非難誰當國柄受殊眷致若此予吾負海而居者且不憂寇之猝來地方不逞之徒乘機竊發在眉睫矣方嚴辦城守以聽緩急足下肯見訪勿拘何時只地方微幸無事重睹太平便是我輩聚談時也寄來海客兄札依稀如就良慰所思盛使以薄暮到

凌晨東發

報宋九青都諫

聖人祝網而立出犴狴者或千人不止前此未有也豈非以門下方執大諫議法純以精忠感動吾皇吾皇又如天而好生也千秋誦烈矣多生好男子世為顯人理決不與春贊兄雖不即踐揆席聞其說書之頃惟欲致吾皇為堯為舜在己者遲速之數初無容心焉我黃縣則既手攬扶桑開此草昧昌招之間將

以明日聯肩而接躅笑里中竒稜膠之西為甚兩奉
教札政是我舉州之人捕蝗籲雨之會無暇作荅併
不能遣一役來聽指揮均感聖恩見世道不患無轉
移之一日我情不往反蒙相念亦石帆為言之一書
一幣一扇寄十五年離思有便為我寄去如此儉歲
愁極無聊披我餒腸用扇頭取笑作者又寸楮祈以
存信廟堂之上應為惻然奪佳幣即日裁製以彰雅
好當誕第三公子果是何日月何不示知發我狂喜

乎

簡宋先之僉憲蘇松道

何意一朝有如此不可問之天而令我老親家當之
乎戚之骨肉踈之路人為哭有間其為國家惜才一
也若弟與夫兒女子輩私相悼怛又可言哉得用之
字似謂老親家將以請於朝復用休沐以主邱壙之
盟或暫寓膠之西聽弟輩從旁寬譬自一說弟已為
掃治舊居以待弟恐西河過痛子夏以為無傷曾子

參譏其非禮投杖而起斯不負朝廷求舊盛心且一日有一日之案牘竭勸公家亦可以少遣私怛黃門現在膝前願熟計之須使鼎祠不失常度仕止皆然無不可耳敬走八行以申百臆臨楮不勝哽咽

簡趙神南大叅

老年兄矍鑠山東稱為完福忽不意有西河之憾宋長公凶聞遠與後先兩俱世好弟為之怛累日既傷兩賢之不祿復憂其兩尊公同此遭感非有曲相

寬譬者日夕介子其側當不知鼎祠何似遣兒致唁少屈春融弟可自來夫哭淵者顏路養哲者魯參併願諸公子少抑在原勸我老年兄順變加食徒用過憾亦何益於逝者乎

簡黃鶴嶺

度疏已發得當事平筆擬票便好不須過望疏達然後投揭未遲兼具劣蹟或自一見據弟意只投揭而已劣蹟則院單具在何處不可左券予畿移再至勢

所必然今第覆以方具疏候旨便以揭附之足謝其
來竹卉見惠山居於焉不貧甚荷甚荷求邑侯大書
兼煩慧想別錫麕句用稱雙絕選黃石第一峯頭待
之如可即得莫竒快於此矣

簡楊葵宸宮贊

讀所進睿養圖疏天德王道備是矣方正學先生報
可易名並熙朝懿舉枚卜典復甚盛聞獨吾兄發誠
明章於咫尺天威之會天德之所謂誠即王道勿貳

勿疑之說也聖人必深為嘉納而物望從此益高僅
一日遲速之數聖人則姑成其拜讓留以再咨或黃

縣既闢草昧於海頭即不腆萊子皆在兩先生餘庇
之下矣侍御過家未之前聞者聞之憂方大哉一夫
垂瘁跬步不敢草草兄固知之自聞今說寧深藏以
沒世矣其又可煩清思乎幾番欲遣人申候不成行
緣四五六月間舉家兒僕盡用以捕蝗捕之而愈以
多九穀無顆粒之收一時被苛政不寬而猛復迫人

於溝壑坐是百節俱疎矣次酌突泉韻并識饑篇求
教不一

報饒州王別駕祈州

朝廷正以此日不限常格拔人倫門下如此才品又
久任而不乏薦章若猶待人力夾助之亦不成其為
主爵之公道矣不佞黜落陳人從不敢作一字向長
安走津貴之門况功令何如森嚴門下宜靜聽之朝
廷自不負人耳受書還幣勿咎不恭

報王新襄太僕

抱沉疴七年得不死亂後復如探羊叔子之鑲而幸
其再生欲向知己前無祈不披吐乃咫尺地不能縮
之使就又無以異於昨日千里而望閭闔良用耿耿
聞之石帆侍御將以明春命杖屨為二勞之賞何寄
弟札中不一字及之勞之趾弟別業在焉已白山靈
願作東道與前驅也哀我寒解衣有頌弟無似九頃
受之扇二用寄拙况別無報筐惶恐惶恐

報趙卓午中翰

仕游固多轍矣而其交宜真率綢繆如好兄弟然雖
有多轍皆不及我池頭蘆雅也今方以金谿振揚文
襄垂絕之響遂獲以門下接金谿公政事之班衙門
視昔增重得除書用手加額野人亦知志朝廷盛事
焉况又一朝而程門立雪者十有一人奉簡書耀晝
繡餘光所被將以聯善類於不孤不自意哀廢冷踪
并荷垂記是何道愈尊而謙謙善下如此乎公子抵

膠不使得捧袂為談悵悵久之王程未迫度必不忘
墨莊良游地而有膠西一行何日何日不勝翹首東
引也

報姜如須孝廉

自聞濟南失守士紳相誓存城彼此同之徼天之幸
流寇於某日已拔營遠去千真萬真各州縣俱已戒
解嚴即此可當露布傳聞必遠太夫人應勿藥為喜
門下第南固無事僕當事之勸駕也封翁以何日過膠

倥偬中未及專領東道缺然希原諒大刺受而讀之
重幣不敢領也此復

報楊斗望少司馬

事不大壞極敵於所謂巖疆扼塞衆人得馳騫之至
簡非常之才求無前之烈則必待大壞極敵之餘即
我老公祖精忠許國每無妨為其難者但不知衆人
平日所馳騫果何事乎天下事大率可憂自今以往
皆將課昇平之日也措大一芥告饑於濰水之涓而
顏門有頌對此寵榮無能鳴豫惟日誦柳宗元息叱
召南棠之句而已

簡左蘿石給諫

伏諗執事正色無諱之朝揚眉敢言之路國步孤撐
狂瀾力砥遭逢天子聖明而暢之以精忠諫草抄傳
人以比於汲長孺陸敬輿詎不千秋震曜哉正月之
初流寇猖獗毒深畿省所不及我海東頭者僅三舍
不佞一嶽崎歷落草野迂腐無用之人也然自先人

墳墓以及我一邱一曲庸詎非責當是時一切無敢自
 愛仰賴廟筭却寇而寇却笑秋高復不無慮頗幸報
 之豐年資我網繆况有大君子嘉謨謹論助於朝而
 威於遠以天道人事卜之是將底於昇亨之一日也
 鳴躍無已輒用野箋為國颺喜區區無似不任長懷

報屈招遠

李公子書至道其邑中麥壠桑枝自老父母下車之
 後蔚然改色今又增修之以金湯之固物力不預獨

能清風勸俗落成不日令鄰國諸君而盡視所為縱
 有不虞請折筭待之昔者吾友少叅公用恨未殫以
 傳家則有子以報國則有人孔李世好甚幸奇逢猶且
 遠搜聲氣旁式屢版雖退廢一夫併使沐浴膏澤宜何
 感也野芹附徃幸如恕不克

簡萊陽沈父母

頃雖不為無事而東然近於汗漫遊也何期過賜謙
 光百極顧復即黃口豚兒并蒙推惠有加豈以叨在

譜之末不妨破常格而曲彰恩數乎其身被褐不可
以登堂皇唐突飛鳥又緣戎馬駸駸南下之勢誼當
編伍城頭不辭遽歸矣聖天子用人典甚盛始於唐
館極於綸扉率未有不先之以民社之司而能大作
天下霖雨者是今日藉重百里意也四境之內萬口
交頌報政佳敏從可知已不佞接於塵版得遂瞻依
野人一芹及此昌辰而上之祝願當無涯耳

簡張北海尚寶

聞大計於邨不顧滅性終其天每用恨恨不佞固知
此中苦者今何以唁吾兄然而不同也人生至願不
過為名公卿身與道俱顯享多壽得多男子簪笏滿
門公卿之胄復為公卿道不墜歿之日朝廷遂卹於
其寢而俎豆之如是者雖歿猶生太公於此教事顧
所何祈不備哉抑情就禮豈猶俟不佞為言長安介
游通德懿戚有言之者矣惟是天子方延拜四鄰求
可以共濟艱難度必吾兄其人歸袞伊始宣麻非遙

忽得此報蒼生復不能無待讀禮少暇願言密綜國
典以需大拜以暢前徽孝之大也先用短誅致薦徐
侯四方赴葬之日不敢不力疾以前里不有秋而賦
日見其增政日見其猛一膠之人公言求大牧酌征
請命事未可必郡城得無同病子有其先之庶或一
視而均仁焉望梅復如望歲矣

簡傅海峯掌科

江右逋賦若干緡此自軍國命脉繫焉非藉黃門珥

筆威重奉簡書從事而徒責之彼中撫按與夫藩大
吏決不能期月之間迄於成功執事此行可不謂賢
勞獨我哉過家遂屆昌辰稱觴子職張滄老并以此
日荷聖主殊常恩眷兩兩輝映閭里之榮也姜燕及
少宰居豫章之會城豫章號為美風俗少宰更負人
望構自其鄉宅揆不早天下公論惜之其鄉之人云
何行車道吳門宋九青脊令之傷與其尊公痛不可
忍相傳謂且解備兵組魯否字聞郭表弟溘不祿執

事悼其亡哀其孤為言於諸當事當事因以廣其意
古人生死之誼執事有焉此一州之人頌德也聞欲
命駕東下十年潤思當促膝暢之茲不具白

簡宋今礎都諫

群海內人士願就足下交一臂者為其道德相勗一
如其尊先公立朝接物剛方為體而出之以冲和運
之以周溥其論交情於貧賤苟不至垂辰名教雖一
介腐賤奕世彌親如是者直令人死不朽矣他又何

言昨海峯家人便一扇寄意區區啣戢不能名狀故
不作字今得都座新音勿須煖席即復次第漁麻對
揚大號則不可不一字志喜山績一匹頗宜於寒用
古人炙背之義為獻不足却也

報虞來初學憲

去年此日政嚴辦城守莫必其殘軀之日也雖徼幸
寇不至於其所為終歲餬口計者盡為城頭二十餘
日用去從來不知行伍為何事乃即家而荷刁斗者

亦二十餘日迄今驚魂未定固知門下念我必及此也亂後身存兩孫堪以抱弄別無夢想書來則知門下百歲強半孫且生孫計十五年之後門下便不難五世一堂進而百歲人并其世不可量也為之狂喜處州公貽以眷令之思或又因之思我夫子不置乎昌膠均之東萊地顧君既江以南大家又門下懿親屈以如是之簿書兼在登萊之衝要如當事有啟雀門而賜之顏色者說項所不敢辭解衣衣我與夫諸品珍罕敬拜登笑歲且去暮匆匆申答城守俚句用扇頭以寄庶見所苦餘懷嗣布不宣

報王旭泰運長

門下忠猷許國勿須擇地而可賦可兵根本得人為固圉之謀血氣含膏有再生之幸曩因邱郎同我世好得奏記典籤固知門下必能記憶衰殘然嗣是不復專誠申候深山踈節大率如此兼腆遙頌甚盛心哉坐使登嘉感復如何

報張相國淄川

海上為兵所苦垂二十年廟筭雖周不知即以執事
 出當舊乘舉桑梓而再造之至於普挈四海旁暢群
 情并屬能事無容私禱矣不佞深山益復無似而加
 七年之厄羸亂後之風鶴執事畧其崇卑眷言往素
 誼甚高恭拜黃精綠葡萄二珍果定有補於殘軀使
 謬分其臭味伏聞存問國典更甚盛四方因以奉書
 稱觴者踵至必皆懿親達貴如布衣遐賤之倫無敢

雜前謹因家臣東下歌傲里巷意達蒼生書之扇頭
 同所報箋於廿五日北向奏發我二勞山以當年曾
 問及又厚庇之其面目得無恙如昨小紀並呈覽教
 不任主臣

簡任泰五監軍保定

我海上有事則乞移履幕而東今求為北門鎖鑰又
 非門下不可均之朝廷封疆也推轂者見其全板轅
 者見其偏不佞區區愛戴之私不更什百常情哉一

芥告臚願即佩印通侯鼎來異教甚為欣躍曷既名
言

報黃鶴嶺

洪鐘一振神物為之下降敢不北面騷壇哉鶴山第
三聯易騫為鮮何如聞長公點額之報豈所謂相馬
如伯樂者猶有不深知之馬耶時為之少待君子道
亨即看撞破烟樓矣且今國典憐才殊異往素庭間
宜相寬譬三年直瞬息耳郭役據言拆舊改新事甚

細碎所以暫留十六日必使成行與約之僇役也非
我也幸見原

簡秦懷生諸城父母

萬戶侯不足願願識荊州不意其汗漫遊而得之錢
溝一顧之頃別來常如溽露沾濡於其身祈私被可
知也謂且輯玉伊邇徵黃獨先緣秋來烽燧告警各
郡縣嚴辦以待天子甚嘉惠東國子遺許我暫借寇
君履端而後會看曳履星辰用其甘棠百里者霖雨

天下靡涯致祝幸鑒野私

簡王侍御璇觀

東男子中肝膽大熱豈復有如我之萊兄者使叱馭於萬里瘴癘之鄉豈其序耶抑有所憤惋而然寧不辭萬里瘴癘也力疾竣按績其北旋也聞與門下為一晤想無所不暢言之遂作長別遲氏甲第叢興諸郎君楚楚能修其弓冶則門祚如故惟朝廷喪一有用之臣吾輩少一良友耳勸駕克夫為馬鬣之選出自門下遲氏世載恩好東人共誦交情克夫將渡江去行復來九年離緒藉此便風一私布之諸閨肉食憂不敢浪談唯寶慈幾為右君之續而今而後吾知免夫此不忍不為大君子道及者也

簡沈宙泉掌科

國步多艱聖人焦勞於上諸君子劬勩於朝決不難立見昇平不佞席庇而為十畝一夫既七年之病不瘳不即溘然朝露微幸過矣就令風鶴相怵復如今

大月之方
此是決此
之意

正月事不佞能即家登埤聽有司三尺指揮竭十畝
所入視親戚少長首先效死所以報朝廷三十年養
養之恩為有所也豈宜此外謬作夢想乎偶從張舍
親處觀手翰殊用慚愧非所敢聞

報張李延世兄比部

入山既深足音罕至并無敢隻字到都門緬懷淵源
思均浩蕩執事妙續先猷淹通國典今夏聖人祝網
一朝釋繫千人知為執事彌教之力居多即我先夫

子而在大當國秉稱引克舜其願亦猶是也吳父母
留棠在東不竟其用可惜可惜過海頭信宿便發藥
裏餘生借此良覲頗用浣慰一縷報好措大主臣

報金伯玉

聖人龍飛垂茲一紀貽聖人以可憂不可了之事曰
兵曰寇曰非兵非寇而兵寇若將與為表裏終始之
門下首先皎潔悟主蹕厲振俗非以自為為朝廷也
有人焉不揣望的而趨則通之以如蘭之味聯之為

千里之肩伏惟聖人無我事將有所改觀不佞自分
負海為家羊裘被體無復望置人齒說間或緣門下
主盟邱壑儼然斗嶽凡日月之無遺照雨露之無遺
潤容有之不敢不知所因也東人在長安者為不佞
舊交僅什一非有生平乃八九矣微聞淄衣篤慕公
道昌陳欲有以報我明明天子祀曰伯玉伯玉云宋
太僕沂州楊太史招遠皆貴同年而不佞與之誼俱
不薄讀所寄匡奉常札中語招遠將過不佞為別不

佞得盡以語招遠招遠可以語沂州亦可與沂州共
向安德語安德允願聞若徑出不佞口恐如羽而輕
反不足有無之數也專使辱臨於狗馬之朝甚盛心
哉敢不拜好山績報筐誼取無文別有便翔續布腹
心

簡姜燕及少宰

多病多不達時務多輕躁發口無學問涵養以制之
若人者宜不足有無之數也門下自是高室阿衡周家

公旦而去國無端宅揆不蚤竊為嘆之上賴明主當
 即為蒼生發夢何疑乎緬維往事與夫乙丑丙寅間
 同游諸好沂膠兩宋及左海光祿皆古人久矣王康
 宇亦既以浙轄引年還山其長公百斯侍御亦不容
 於班行貴門生新寰兄遂得冠帶投閒比高子為差
 榮耳未同吾游者成寶慈幾作傅右君之續今或可
 免凡以述東人士臣罪當誅之數也四海兄弟衆矣
 不大概可睹哉濟南之難固以為全東皆無完理歷
 三旬同丁壯城頭充隊哀吾生實死亡之餘也度知
 已必無所不相念不然安敢浪談及之王璇觀公善
 故太僕遲君因勸駕克夫地理不遠數千里為之厝
 良玉^土馬如此交情唯豫章君子能之故當為遲氏一
 謝王公引睇洪都依稀暉就拙志用寄蓋不勝亂後
 身存之感矣

簡蕭寧齋侍御

劉念臺黃髮名流每於國是無所不究言之陳秋濤

寅清重列犯顏執奏不少依違於其間天下之人皆知其為兩大賢而未敢遽為發口者也若不佞碌碌庸人而已豈足以拜其下風誰為執事謬及之執事亦遂謬聽之讀大疏併賜抽揚使介於兩賢者側即有以窺聖人之未忍成心待天下士獨不虞洵知人之鑑為兩賢者羞乎先是小草者再主恩甚隆靡所報稱究竟只甘一罷辜明主之心且以塞朝士大夫移疾之路負此厚誓決難湧刷薦人本以為國狗尾

而可以補貂將無人不可用媿之媿之然知我則深笑私用為感死無所恨

東楊斗望防撫

日來怵於風鶴絕不得一真消息是夜漏下二鼓有兩兵丁到膠口稱濟南泰^安皆無幸問其人從何來則云從臨清州二十七日起身隨軍麾回鎮始知老公祖亦即以是夜宿高密敬叩轅門求一確音蓋社稷安危佩於老公祖之一身又豈但負海生靈倚之為

命而已乎書上如蒙批答願將流寇遠近情形得備
聞之嚴辦倥偬不及泛談惟原答

簡張石帆直指

人情日異流寇乘之而肆其毒各入衛之旅與夫揆
樞調度謂宜有所扼堵而少挫其鋒門下獨當神京
一臂小不戢立定之寇是以望之却走真定城池又
堪守惟是東省河干一帶禦侮者何兵何將乎恐旦
暮不可知之數也吾膠海上即徵幸寇不猝來而土

不逞保無竊發乎西南鄉諸膠之界已有其兆矣雖
奉兩道臺憲檄嚴辦城守然百無一恃祈可自效者
垂老之軀願以編伍城頭擔石之儲收輦城內以為
諸長者倡如是而已矣從尊封翁後及家封公非時
聚首苦不得一真消息謹奉書向幕府一候仕隱異
局緩急大勢所共邇日情形何似與夫文武新舊諸
當事誰實可以收勦定之勲者以上報我明天子若
猶未也的是何因此番視己已殊大不同萬可慮畢

竟賴有聖明在上事無不可為杞人總總憂之有可
以認示杞人而不可洩之通國者杞人決不洩也舍
姪完縣一任而兩遭寇警今日借庇為多雖非屬邑
實唇齒之邦門下不恠惟惓緒餘聯為金湯也臨書
馳切

東楊斗望防撫

一墻定限萬勇分屯胡為聽其猖狂恣其蹂躪轉盼
秋高戒心再啟可奈何今爰立典甚盛謂宜即以門

下茂踐元台必有所以鼎新軍國大計者蓋決島之
癰與夫却寇於方張撐天於半壁皆其已試之效赫
赫者故當為天下引領企願無涯也歲復甚早盜賊
蜂發又不暇憂警而憂歲憂寇祈特門下能大作霖
雨先此子遺其於化禳為祥總無難事矣山谿徇東
希鑒意

東范相公黃縣

伏惟柱國相公開張徽猷寅亮天地得親見堯舜之

主於上因以大暢舉夔無前之績屬者對揚鴻號晉
陟崇孤率土之民至於飲酒狂叫為驩先是田間久
旱而是時乃吐之以霖雨報之以豐秋誠順遠之極
天下將底於昇亨之象也不佞私獨不敢唐突起居
萬福蓋相公禮絕群僚即雅示撝謙吐哺握髮以勤
接士類然不過朝士大夫千載之遺幸一草野腐賤
宜其遐遺乃記憶有加逢人注問夫時方經制天兵
掃除土寇是為猛士奮劍之秋謀臣運籌之會奚取

貧交仰辱休休盛德以至於斯且犬馬棄餘藥裹殘
喘年逾知命叢省昨非雖暗室以無欺殊昏行而難
恕感聖人斧鉞特寬帷蓋靡怯猥荷清朝之賜為已
多矣謹用野箋為國颺喜區區無似屏息於茲

簡張相國憲松

相公昔當國秉遼人安敢犯邊無風起浪必欲使司
馬公還雒下此心何心乎以致流寇猖獗數日以前
幾不知天下蒼生安所稅駕幸而天為悔禍街路相

傳四王子陰弑之信然乎主憂即不遽釋廟筭未至
全乘此以知去河北賊猶較易語不誣也不佞善病
如昨適乃強支持聽有司編伍城頭亦故事耳一旦
緩急果不可知顧何足恃。獨此垂類七尺。矢以效死。
為一州之人倡。於無足恃中。恃有衆志而已。頗喜飛
燧小戢兼值盡雞昌序鼎祠允益清勝為國申省謹
自附於野人之一芥惟相公垂鑒焉

簡朱未孩漕撫

家安東兼論前俸三年矣以代桃僵致礙瓜滿執事
原其非辜將不難曲玉於成又被鳳倉叅以未完總
之為前人受過非自貽之感也聞淮道在事之日每
用過求早幾不免執事實厚庇之國士之遇死且無
恨何言鷄肋乎今清河又缺員如復使之代庖徒叢
罪責難答生成不如芸其田之在己者勞固應耳過
亦甘之勿敢再聞清河之命矣敢私布諸左右

簡朱未孩漕撫

東土幾不可問而竟貽以安湯沐重地變出非常朝廷又謂非準不可自蔡戟過往神人交慰笑家兄瀟承乏安東既徼萬間為庇蕪幸樓臺近水前任臨城此係起復補任方其到安之日誓於神明必以飲水勉於末路第慮根資淺耳執事如有以策之不敢於負地方而敢於負執事之大德予情切手足謹布腹心

簡宋五河

虞來初落魄人也與不佞情况正相等頗聞其鄉賢者

亦不免於求多非仗足下主持於上幾至雅道全乖此太公為不佞言之也來初果字至矣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而以一言結之曰縱不為某一援手得不為某之兄與兄之子一留心乎興言及此使不佞雖欲謝之不得足下彼中之父母也疾病必呼其父母人情也來初似之此外不敢代溢一語以彼中諸賢如日馭公亦與不佞生平不薄處人懿親間求兩善之

是區區意也

簡郭蒼林大叅

家安東將幸及瓜而降罰為梗淮北之風善萋菲其
父母祈從來矣家兄雖根資猥瑣然清謹自其本色
而又遇事過勇誠不欲負此百里也一皂隸張士秀
糾合諸逃徒蔑視三尺幾於無所不為自非淮北之
風敢然乎新齋院李光岳處老弟既不憚九鼎為談
區區手足之私可並達否

簡孫白谷陝撫

舊遊之所去今十有五年而清夢猶西固謂此中宗
民雜御邊腹蕭楊近又加之以撓搶多故得門下往
為填撫遽無所不改觀足用愉快矣新同官令孔某
先師後也初分鐸敵庠範士之外不輒翹然見奇不
佞私獨器之敝地有履畝之舉事初難就不佞言於
所司謂非孔君不可以彈壓萬囂掃釐百弊以了茲
局果試之而有效今當釋縫就綬又以門下表率埏

填之他日底於成就則豈但百里才子藉其行色道
我想思兼善我并州得良吏之助有如此兄也

簡虞來初學憲

日者有字於貴使君迄未見答頃因其輯玉過家往
請其故乃報我云就中千折萬曲不敢明言欲不遽
報又云兩大家相構以來有司如敢左右袒於其間
有如日乃人之求多學憲者不一而足任金沙一年
形跡之間雖未敢偏致慇懃然辦苦心於衆情旁伺

之會本欲彼此大體俱全有司藉以遑疾不謂學憲
竟以此相疑而罪狀有司不亦含曲甚予不佞與為
肺腑親好據言如此定不我欺門下亦宜蕪然為春
冰之泮矣雲間王長公奏搜北闡仁者必昌其後理
固然也為之狂喜

簡亢太守公祖

屯蠹某者問發邊戍去矣地方一大快舉今不知奉
何恩宥徑來原籍又益之以王鼎鉉為虎傅翼鼎鉉

不知何許人據稱靈壁侯遣以規理屯務者也祈至
鷄犬不寧動輒嚇人以申達靈壁愚百姓被其嚇詐
不必論偶飛一單匡 孝廉并在祈嚇之中咄咄
異事矣問與遊者曾否有言及於合干衙門或齋有
靈壁公文投到有司曰皆無之必係詐冒無疑執事
幸速行體察或移文到彼戍所真偽立見戍祈為永
平衛也

簡朱未孩漕撫

朝鮮不守皮島繼陷望前矛猶若咫尺復何以為并
州策安全乎廟弁齊嘉謨以會哨抵膠之西此即祖
臺威麾旁邕無遠而弗屆矣弁為不佞武闡祈舉士
祖貫若邪實生長西秦秦之人無不知有齊子者必
登壇噐也惟是馬上揮戈與衝風掉海如獸之步而
魚之游各有能有不能齊子此行誠不敢不夙夜嚴
程與為晤則氣息僅屬絕不類疇昔謂是西產不任
舟陣自解艦即作嘔吐以迄今日日不能啖一合米

然食少而賈勇勤事口不稱難即勿問能不能業於
此行有足紀矣蓋雖武夫也忠義性成不佞與為念
年相知不徒以其武祖臺善將將一時干城妙選願
出其門若齊子者或在屈指數計之中矣今竣其役
還廟敢用為言惟留意堦墀之

簡萊陽沈明府

拜教之次羽書日以十至自濟南失守而全東皆不
可知之數矣擁重兵者皆祈禱一時方召徒用自衛

絕不聞一堵截之且兵之為害甚於寇天下事亦大
可傷矣敝州與鄰郡邑各城守自廿日後皆已解嚴
還我太平矣姜鄉墅儀真公迎其兩尊人就養道經
敝州太夫人感腹痛疾而昴昴失常度次日照益復
不任藥餌諸郎君無一人相隨者鄉墅遽不能前念
如須孝廉不置口其太翁則持左師公進趙媪之說
必不使私愛憐其少子諱當左右足下以竟城守之
局以恭敬其維桑太夫人忍病領之第寓書不佞必

視寇去既遠城頭撤備則為之請錫類焉前此未敢
若姜氏者可不謂忠孝準繩哉如須公希即以明命
遄其行窮五晝夜之力可達日照太夫病中得一少
子在側又得聞東方以寧賢於服藥千劑矣敬拜專
函仰候慈俞

簡任監軍公祖

請以弛禁內海為策荒首務得報札亦似謂可行無
礙者負海災民便不啻望梅而止渴矣匡觀政公海

船一隻方謂島上有事之日願為公急家急今日事
平海既淨觀政乃敢啟口求放回且曰眾家船既皆
放回其例可比也且曰船現在登苦復差寧雖有欲
居之為奇貨者執事能特賜主持也敢私布之

報張蓬玄大司空

日者從御史大夫之後與聞法司事值足下負大誣
枉明知之不能持之使平此不佞不得其職而求去
之端也及量移水部則足下芳模未遠欲步趨求肖

而遂以乞骸骨歸就中又不無說興公松石皆吾東人興公每一疏出總理兩恨之松石更不一二疏而止義興深疑深鄙之如不即去禍不可知也然朝士大夫移疾之路亦自不佞一去塞矣主聖明也足下終當為國柱石誦嗣公政事之牘則可謂嘔心民瘼而能讀父書者他日成就必南充之相繼大拜國朝父子人門之盛遂有其兩孫先生望而知為道德淳備君子來司吾鐸士風從此一變必有司所樂聞敢

不將命

簡劉思皇文部

簡徵碩夙入總銓劇方謂天下昇平之賜近在睫底讀禮東歸其又堪此三年引領乎大襄遽已告竣懷王丹之一縑用脩闕典焉貴使君宗肖明公華州名士不佞與有一日之知今其政事吾百里者宜復不難為循良茂等矧又以是邦之賢大夫朝夕教誨之有所見長必逢人稱說之使君受知地方因以受庇

且以示鄰國觀也輒敢為談

簡張天石

輯玉而後朝廷一大登進典甚盛胡為啟事杳然門下清風兩袖兼之以巖疆駿績宸鑒有素中外顯止亦復萬口如一渠邱芳躅當接之以吾丈無疑也有夏衷白扈家庄相售一事門下實賜主盟今幾年矣未能報銷緣身付鑿家務盡付豚兒而此一券受之京邸雜之書笥未一啟而視之也久稽職此之由便

容告完惟亮不一

簡趙暨垣憲副荆西道

國步仔肩飛黃踵武君子賀於朝江漢之百姓歌於路顧安取區區鄉之陳人揚扝盛事哉會王斷事文燿之楚便梁月懷人不禁欲往矣斷事因買銅之役寃繫有年通局終以不結今奉比部咨准令赴楚與其當年經手胥僧眼同質審是否通在斷事斷事祇應受不職之咎餘非祈甘廷尉者天下之平所以不

得不有今咨斷事虞其萬里孤鳴而敵之以狡猾衆
口數不勝也門下肯不恠九鼎於藩長遠國通可完
斷事可生斷事與不佞同閉肺腑親休戚共之故敢
為談

簡仇庸足通鎮司馬

流寇薄城之會北門重列輒謂非準不可平時講捨
之風安在乎竊為執事壯之屬國不守僅衣帶水彼
我所共道路訛傳固不一恃有天子威靈未至鼓浪

為桑梓憂防撫軍百極苦心不可不使廟堂諸君子
知也帝賚良弼今屬吾鄉考選典復甚盛吾鄉共幾
何士可以立踐華塗聞舍親張石帆比部物望甚高
應在改授之班我相君以人報主且知之於堂屬共
事之日今此遭逢殊為希濶然能為魏無知者又不
徒望之相君也幕府嚴重許我比部公非時得布腹
心足仰至好

簡張相國憲松

相國閣下對揚大號茂簡元台廟社寵嘉華夷震疊
 茲者討叛東溟事誠難已然而桑梓安危視此舉矣
 賴天子威福相公主持此舉豈有不萬全而立奏凱
 功者乎 某蓬蒿猥賤不可以奏記閣門非所宜知又
 敢冒昧客自長安來者為言舍親張主事 刑名

三載物望翕然國典希濶良善遭逢相公教誨之有
 其素如復不專刑名一局以觀其後漢之汲黯唐之
 魏徵此君皆可勉而至也相公惟欲以人事主有人

如此敢附內稱不避之義

簡張北海尚寶

今歲早寒弟善病而哀既塊壘四堵中勿敢窺戶外
 一武我仁兄方用鷄骨支牀抑情就禮以鄭重社稷
 之身顧猶待唁言諄諄予有白先憲副仲子曰高淳
 長孫即高國柱秀才同居同爨今與某訟之一區固
 皆受之先叔即國柱應有其半祇緣淳四體不仁吐
 對不給而訟家因以捨柱求淳必欲致之公庭以便

大古堂尺牘
藏本
侈其單口幸為鼎達當事要見國柱秀才非淳疏族
實淳親子姪而代其父兄對簿者也至於事之曲直
則以聽神明電剖焉弗代饒舌伏楮真切

報黃鶴嶺

流寇以十二三等日出濟南西門去訖此衆說同也
按君藩長學道各大小衙門什九與城俱亾凡諸不
守皆內潰而寇乘之以入人心若齊無不可守之城
也弟固言之客有寓書至者與弟言正同獨恨上之

守土無櫻城之實而又却人言不用下之共井同舟
又以城內外分彼此難言哉僥天之幸復觀今日太
平向後又不可知願與台兄唇齒交籌以待緩急受
朝廷厚恩唯我輩無可諉也此復

簡程芸閣少司農

弟善病雅宜邱壑年兄位未配德何不為蒼生少留
以興我武陵金谿共稱盛事予流寇出沒湖湘荆盪
有次第否文翁身係天下安危今所以恭敬其桑梓

者從可知也。敝地海上之變得草草結局，天不悔禍，尋被竒祲，大兵之後，凶年詎復可堪。有都司王斷事文燿為藩委員買銅一事，致其官為破甑室，無完巢。齋部咨控，復水脚其事不容，不然其情甚可愍。魯源魯公祖極知其事，便間希為道之斷事與弟世婚好也。寧忍坐視不一援手乎？援手又苦無門，敢私布於下執事。

報李集一茂才

以昨今兩日連得雨，大小麥雖削去，分數餘苗乃大有生氣。先是則皆苦旱，莫必其命之秋也。良侯處不先奏記猥荷隆施，因念尊先公得人食報於其家於其里已矣。顧安有旁及其友之事，拜之愧愧本之，又不禁緬懷之渺渺也。使方到之一夕，尊先公入我夢，其有知乎？抑生平莫逆之玄感乎？別教用兩日夜思，擬竟無可屬以報命者。蓋三十年陳人七載深山，直與草木同枯腐，良可慨嘆。世兄必能諒我筆池扇繪。

俱極精雅非同他賜敢不拜好

報王礎石長史

流寇未有如今茲之烈者也以濟南飽颶而去非有
堵之使不前也然則吾輩皆幸而免耳味某公子殊
難相強緣今日朝廷諸一切禁典甚嚴士大夫皆不
敢不加畏焉且某得志而居要塗每被山林以莫須
有之枉而張其焰弟畏要甚於畏寇然惟示以無瑕
仰聽彼蒼主張於冥冥中筆未敢恣已為使乎厓畧

道之可以諒我

報殷清海使君

兩佳什逼真陶謝手而鍾王為之染翰用此頒賜奴
子不可乎已被主人攫取之日須十誦與誦三百
篇無能辨其為彼此也心悅誠服豈勝讚謝

簡張石帆

王夷甫諸人既不任其責則必有代之掛神武者接
輿而喟固未見其不可也方字來門下早已東向發

字必達否我念大冬公不知其事將何如結局夫大冬實我輩肝膽長者也如就而交一臂獨恨不飛身侍側揮斷金之涕耳極暑長途願言加飯餘無談俟面悉

簡王新製太僕

道臺趙松閣公祖於膠之多士既平氣結局舍甥匡蘭馨者處寒案如處閨閣初亦呈誤於多士內蒙寧使君大費分別蘭馨得府試無阻今馬首又當北引慮發難之家相循無已時若道詳報允即多士入郡皆可望以相安况原不干涉之蘭馨乎敢丐寵靈消其意外此兒殊堪遠到雖使為門牆七十子之列可也不然勿敢為談

簡王旭泰運長

今正月殆不忍言之會也天子欲還海岱以金湯一時保釐大座無弗鼎新簡拔者得除書執事用此迴翔所司雖專所賴為大笑故以邱子石常秀才其先

大夫為六區方伯即我輩唐榜雁行邱子才名實東
人士第一此行緣滄海之偶遺將不難九萬里一蹴
而至吹噓送上用以成人之孤而垂德於不德報惟
執事肯為之也一箋寄意潦倒主臣

報張蓬玄大司空

我海內諸君子皆知奉先生為北斗不獨以其當年
嶽嶽大節政謂自處患難之中兼為諸君子不得志
於時者恨恨欲發抒其所不平一札千言於已之仁

於物之智皆在其中畿直指能諸君子自命者也定
不煩再計使命自千里來實下拜於五十里外一山
居致復迂程一日夜即刻申答付歸騎哽咽分懷輒
用扇頭短占與書同發當為長者聊發笑口也不盡

簡楊溥霖公祖

聞按部南下不佞方埋頭蓬蒿中無能隨隊瞻仰不
禁野誠早約寒花編為設色以待車騎之寵賁也象
情同我飛躍敢告典籤

簡張石帆

兵以何故來復以何故去是不可得功罪之準乎事
竟不然惟因以發其所必報借剪其所不容不顧事
理之安天下後世之所譏駁此局十年不敗今有甚
焉聞報之夕便已選得萬仞峯頭以待揜鼻公之至
當為下榻逢迎勿復敢用世俗胸臆致慰私獨不禁
憂心如焚都不深言也大冬公札再至味其語旨殊
於我有搔痛之益初非專乞以舉手之勞全部呈來

用以勸駕同舟合尖垂就如幸而有濟大冬公必世
其祝是為六月初七日書也諸容面暢

簡范玉坡

我侯物色在所不免聞於萊陽露章而膠無恙此必
年兄一言九鼎之力但根株既動物色定無已時不
在此在彼矣候便具詳以老疾求致仕侯自為計或
年兄代為謀固無不可弟其子民也安忍以此言出
子民之口哉侯強令相懇有司退步不容不爾良可

哀也已

簡傅海峯都諫

黃鶴嶺侍御所甚愛子而無之穎異殊倫頭角已楚
楚露矣正堪東坦妙選弟是以不辭月下之役唐突
無已嫂夫人抵京僅主持一半如復依前猶豫希為
廣譬以開其惑即慨然惠我好音黃百世之賴也弟
亦與有榮施焉

簡宋九青少常

起死人而嘘冷灰天下事無有難於此者從其甚難
事一引手一啟齒馬鮑叔牙魏無知斯又不足言然
惟堯舜之主臯夔在列諸凡行政大類二典是以昆
蟲草木之微併欲使其欣欣於光天化日之下也是
音所及感愧則深職方發奉字起居伯玉使人至復
有字上老女而受媒妁之役在懿親處無不可沂公
不笑我哉語有之千羊皮何如一狐腋欲搜之廢林
伯玉君子野所信也因敢質之朝論

報張石帆直指

邨鳳新恩與誕麟之慶齊來使吾一州之人鼓舞踴躍知天之所以篤祐其家垂庥其里將累葉千祥常如此日矣按績無前簡書載展輕車所駕八表承風豈又非熙朝之懿舉蘭臺之美談哉至於流寇十年以來凡三見前兩番亦既做祖宗朝故事王張兩司馬皆為法甘死今之禍烈於前而法殊不然有抗疏論及者反得嚴譴頗聞五案分臚不知誰魁罪來教

謂僅刑一二闖茸旨哉知言其今日刑章之大槩矣蓬翁非時字往敬達來指無敢顯露里中此日甚苦旱陳廩既竭粟價踴貴如珠若復五日不雨則大麥全枯青黃無從可接聞蝗又捲土而生我正嚮父母又不知何日得至苦固有甚於災者矣因風申答願談不備

簡徐亮生防院

膠萊河凡三百里雖土人不能周覽雅不無耳食何

論非土人而策膠萊者乎百聞不如一見執事此行
 殆無弗悉畢竟可使疏成運道否果其成國家萬世
 之利也行車發膠之次日聞有衙吏鄧尚仁者被司
 李君械之去初不知為何事嗣乃稍稍有談及其諸
 不法狀意必為執事此行日月之所燭斧鉞隨焉我
 侯謝君則上誓明神下對父老為之怒髮稱不枉侯
 起家不離書生其受事來刺州尚不足期月之半諸
 父老萬口愛戴豈弟其德君子其人也何物神慝慙
 不畏法侯固有意圖之輕可手自擒治重必呈送都
 臺察不期空中霹靂輒出其先此舉良獲侯心矣大
 凡衙門胥吏輩但有犯無非自作之孽而我侯至言
 言欲寸解鄧尚仁之肉又可與執事斧鉞森嚴交相
 為助者也尚仁無可致喙侯甚可原謹本諸父老言
 申誠奏記幸無令侯纖毫受翳地方徼侯之福與日
 俱長執事植侯固即所以祚膠矣

簡張石帆

以寒食朝知流寇遠去門下應次第行部計日報簡
書吾家早已釋去城頭戍伍春氣絕佳得及時佈種
即不免風鶴牽魂顧何地不然哉椀公之為威也威
人懷其德威人感其廉威人賴其賊至旋為擒解印
故在庫獄宛然無恙惟是非意相遭則良吏之數存
焉門下我骨肉今秉筆功過能大陳公道予奪禍福
人椀公亦不減我骨肉我聞大冬翁之言衷旗搖搖
涕淚俱發矣

報趙松閱道憲

濟南陷後勢將破竹執事控雲門堵賊來路以保我
三郡生靈匹馬不東功更萬全憶在元日烽火孔棘
之秋事有必當問之該所者印弁不前能禁幾許逗
閣一州之人共恨因請以汪如海代之讀來札果謂
如海老成可用希即諭令即真匡鳳超者欲為其家
觀政公負弩矢朝京去俟其旋日仍聽轅門驅策宣
示盛心感不獨超矣申答不備

簡趙松閱守道

敵州城以內其民無幾家遇有緩急取城外門丁為
編塚櫻城之用然非策也士紳相誓存城願以各家
田夫為守門丁槩免編塚此在臘正兩月為農隙之
時故然耳幸賊不至而東作方興勢不得不撤戍歸
田然羽書未戢風鶴之驚所時有膠靈衛所赴班官
軍奉文撤回赴郡協守膠雖下邑實係緊要海口請
得留膠守塚敢附公詳申懇惟祖臺主持垂諭幸甚

簡即墨父母張九萬

頃為汗漫遊足下何從知之猥荷專遣穿白雲而勞
行脚樽罍之豐賴以濟勝不告疲為惠大笑王涵冲
刺使史今八旬老人笑於其少子王文燧與長孫塾
紙犢不啻也足下幸哀其老人作養其子弟使俱得
稱門墻高足不敢辭介紹為達可不可乎

報李集一茂才

令伯此帙直當與典墳河洛同觀無可屬以剗刷者

欲覓得善手細心人往抄寫之荏苒不成行不徒李
布一諾靡求弗遂希世而兩竟得與君家分之領畧
實難收藏固不可少也流寇充斥來去自如人心怵
於風鶴得一良牧庶有足恃貴邑侯屈公下車幾何
日藉甚聲稱知為豈弟君子能作光明大照也讀來
教又知尊先公百歲而後能使衣鉢流膏桑梓借蔭
誼當致言往候蒙折簡相先幸為道踈節之讐言不即
安之悃佳幣拜好一葛一扇併用寄意主臣

簡黎伯雍保撫

流寇充斥遠使燕趙齊魯諸名城強半破碎天下事
不忍言之日朝廷欲得命世真儒挈輦轂重地而鎖
鑰寄之因採廷論僉曰非寇萊公不可門下雖鼎司
一面實天下安危繫焉此以為社稷之臣社稷之福
也僕藥裏陳人無幾復覩太平苟延殘喘舍姪允茲
五載完吏兩遭寇警祇以平時綢繆有方得保無恙
與夫供役援剿百極劬瘁此在有司不敢侈口言功

門下獨獎藉之不置似謂一時保全城池者固不乏
賢然寇抵城下以視僅從境內一過有間先令兩警
舊勩新勞而唇齒慶都瀕危九日以視諸百里偶一
震鄰又有間况俸且及瓜兼有九年之題叙倘於臚
功大疏內備賜抽揚待之以國士而不國士報者非
夫也二華八水之蕩動我遐思輒用奏記匪徒為子
弟干恩澤輜絲伴東幸鑒野誠

東任泰五兵巡

流寇雲擾曾否一矢相加遺子行間情形恐難逃天
子睿察也孫材官顯績為膠州教演火陣凡三閱月
備極勤勤足恃緩急因得叩其底蘊位不配才或將
有待惟是此一役也有司吝於出納又值守倅交代
百不應手未盡祈長至於歸橐恥投一錢更武夫所
難留得誦口在耳告直幕府幸加意埏埴用武之秋
而得人之助海疆與有厚幸焉拙句扇頭因風請教

簡張心矩保撫

別來十年事奇幻變滅遂以窮千百年之態足下得
於靜觀獨深故一出而銓別清通紀綱雄峻畿輔又
四方之表也殆將化有事為無事之日也不佞為之
小草者再上負主恩下貽知己辱入山深矣無可道
者舍姪允茲領以彈丸完人所不爭之地無得備足
下驅策殊為厚幸私第囑以秀才初入官潔已愛百
姓兩言盡之舍姪持其言往足下遂若進之於良吏
之選受此特達即使竭勤彈丸固無不可頗聞足下

此時權人與地而以鼓舞群衆舍姪亦在其中如此
盛心敢不飲冰承之臨楮詹溯

簡謝青墩太宰

別來將十載大率藥餌之餘生亦風鶴之驚喘也伏
惟執事道裕統均功兼調燮方秉周公吐握之休風
用追堯舜臣鄰之盛事此一出也主眷有加士類益
奮所以冠雖鷓張而相戒勿犯國有閒暇而未敢忘
危凡可負荷於蒼生社稷之一身不辭曹口若使無

禪於治亂安危之大計何必備員官人於闕為祈官者人人能道其清通簡要無非欲大臣法小臣廉謝私交於門傳之天下天下皆知其為有本有末故可以渙小群偕大道蓋既亶聰明作元后而即賚之以其弼直倡九牧阜萬民天意將以祚昇平於今日也豈偶然哉東海之東南山之南有所謂草木蟲魚誼不比於人理且為之夭喬飛躍得順適於堯天時則有若朝士大夫攀龍麟附鳳翼收名定賞於一顧之

下事又可知矣會揚宮贊還朝便輒具野箋與句扇二併見我數年野况言不及私伏惟崇鑒臨書主臣答勞金粟藩長公祖貺歲

執事早歲醇霖嘉時甘雪迴融破臘薰然暄旭以被人振甲抽萌藹若條颺之扇物課績則二十四考權輿之始授時則三百六旬交泰之初勿改山川有虛節鉞元龜之下不再將用佩社稷之安危市虎之成以三遂至撓朝廷之用舍庸何傷於日月姑有待於

風雷謙謙而謝成功便欲順四時之序戀戀而求借
寇獨不念一方之民不佞望歲尤誠未即獻曝度寒
已盡又用頒年兩鬢霜濃每慙流光空擲一犁春足
似兆田穀全收豐感與頌并意非言喻謹謝

答即墨守脩

戎騎遂薄吾東兼以長白一帶土寇乘之負海何恃
獨恃有賢將軍在屆茲昌辰無能為地方伸一念荷
厚施及於陳人滋愧矣量登用志雅好不盡

與殷清海父母

塚糧之說二百餘年未之前聞於孔賊圍萊時輕徇
左右創為之然賊平而其事旋罷蓋一塚糧間飛詭
之弊百出奸胥因以為利又併各社分壤則混亂而
不得清楚自均地後纔得一清實為永便今不知何
人復倡此說又將紛更社額事大不可今日催科以
奉功令自是新^政第一謂宜於千百花戶中各分別勤
頑有頑不肯輸者拘其本戶繩以三尺勿但使里正

受比其誰曰不然若槩目之為頑民惟踵塚糧故智
則百弊又必叢出難禁良百姓之不告擾也本欲省
事而適以多事願執事熟計之

答姪不疑完縣

葬妻稱家辦之麥舟見遺槩無敢登吾姪遠意耀及
重泉則不可不拜流寇為害中原徵發驛騷用之弗
克有濟徒殫天下財耳一武夫察揣上意厭薄吾儒
片言投合敢諫瑣如拾芥尤而效之彼足常高我氣

上陳
昭

愈短聚戶侯之族謂循良不足畏雖二千石付之無
可奈何天下事竟至此矣聞且虞門四闢狂言盡用
退廢老夫無肉食之責閑言安補子兒郎抵家喜其
守庭教閉門讀書弗預一切外事兩尊人前為道萬
福不盡

答某宦書

流寇未有如今番之烈者也誤國之奸不問於是比
周求進入幕而有容矣掃門而有靈矣門下獨能秉

道嫉雅辨之早竟為怨府矣欲善維我桑梓則又指
為過端通中達下十年以來搃此機局牢不可破實
燈燈續也鼓其焰者率以鄉之人為之而正人君子
當之以故居之之後必受之受之之後門下遂復不
免世道至此予無忍深言矣但願秋高飛燧小戢吾
輩得以收攝驚魂從事十畝好官聽其為之出春明
時應令諸君子短氣白日少光知既抵里是謝太傅
之東山也雅不類我枯槁勉用加餐密綜揆緒天下

蒼生宜^且何如引領予扇頭小詠寄發一笑

答某官書

天子宵旰靡暇威恩不測宜其即奏昇平之效若猶
未也肉食者實負明時矣冠來公忠義聞天下而不
免於樞密題名之厚誣固不乏蔡齊其人胡遽不為
磨去不佞嚮者復多一小草之出雖不旋踵告廢甚
用懊悔坡公有言老矣唯以時自娛所謂自娛者亦
非世俗之樂但胸中廓然無一物即天壤之內山川

草木魚蟲之類皆吾作樂事也每用三復足了頽年
足下視不佞春秋加富方且手披萬卷課諸公子讀
後福為不可量深山中聞人足音跽然喜我先施則
未能也愧愧

報姜燕及少宰

別來善病如昨兼苦卧者三年都不復寓目邸報足
下去國一段情事雖有為談之者厓畧影似耳今讀
大刻脩知之我方尺牘論心人乃彈文反面此不可

以觀世變予足下因之得盡言於明主之前然後辦
東山之杖屨以視不佞當年草草一去不可同日語
矣稠原肝胆絕佳東里更饒道力足下其兼之良聚
無從再逢徒用悵惆今一歲中先慈就窆又為先二
人攢葬又為亡荆求有一抔之土三喪舉矣以其暇
日簡鑿方療疾弄犢孫課魚鳥而已餘無可布辱遠
貽存歿之光誼當祇拜唯是遵母遺囑稱家之有從
禮之儉勿許乞助麥舟自昔^先大夫已然母命踵而行

之盛意以告墓所弗敢拜與既拜同鮮鯪魚三十殼
用寄佐酒不任主臣

寄姪不疑完縣

書緘後得字到復取祈上中丞札稍增定之以發朝
廷可憂將大殊不在寇一夫固位百足朋奸但知水
山我倚不顧唾罵盈朝哀之哀之吾姪三年之績事
皆實際却寇一段更壯彼哉者遠之不能近之不可
用報豚之苦心養誅卵之大力初緘所謂迂腐一腔

俟我_在曳履時密吐之即此說也姪意政同何如為快
人便頻將邸抄有關係者寄來案牘無暇嗣有字來
約以寸楮徑直道事不須名刺寒暄

答黃鶴嶺

不佞雅不欲與人因小忿求勝忽不及持雖以倡始
城工故未為非公其不無勝心矣一二少年子弟曹
起而發口其二十年積不平不佞固止之亦遂止之
矣第作上進士書請教其所以督過無虛曰其過可

指數否進士無以應尋蒙枉顧若與然為春冰之泮
者不佞年差長誠信而喜之且不暇又何用認是非
太真至辱長者將命車駕西下豈不媿矣教言再錫即
如面承車駕西下良可已也前日柔弄班門猥瑣災
木將無老韓同編貽海內諸作者笑哉得鍾字近作
一首復以寄海客海客和章與大作復以昨今兩日
至不佞雖不善酒此際則滿引浮白誠不禁珠璣之羅
吾前也

與魯二雲

緣有所痛愧不可甘忍者得以揭上蒙執事洞其非
謬而又擲還其狗馬名勿許以庶人之禮見如此垂
誼不佞死且不朽夫不佞雖以衰疾見棄清朝頗知
奉先人遺教曲謹以馭其以下兒子輩不至為鄉黨
羞而姜應選以三世四十七年之家奴啣恨他端借
子虛烏有之數使不佞父子一朝被其毀辱然後先
憲副之貌諸孤無有能代為照管之人履遂加冠瘕

將噬國此其漸焉者也而又因其兩逆矜世昌胤昌
以高氏庇青其衿人每搜剔其根株欲為此舉以抹
殺其四十七年恭飼之恩澤興言及此可為浩漢事
經刺史徐君推勘入微不容其有絲髮適情乃還以
主僕之分逆選乃與其子赴先憲副祠叩頭流血自
數比寒家長幼尊卑咸集欲就祠前以一朴相加遺
不佞為力救乃止固以聽三尺於公庭之上耳亡何
情重罪輕而兒子輩被毀辱竟與被平人犯者無以

異甘不甘乎夫在逆選既法不使加而其兩逆矜向
諸^來咆哮不法狀置不問不佞又甘不甘乎伏惟執事
執大憲稱法臺既非有南陽不可問之家而決不可
不一振其咎絲祈七舉之法其七邑士紳自執事下
車以來誰不在其廉訪耳目中苟素能曲謹無過者
豈忍於無過中必求其有過而愉快之恐如逆選輩
無處不有則皆誤窺憲指而糾彼宵群凡一舉訟事
諸盤纏使費一人前十人助以至於扛幫教演大率

富者血誓稱為死敢貧者賄啗資其凶饑即不謂盡然而十嘗八九也不佞區區生平萬或一有足見信此教言者復不為大謬不然而姑存之為左券刁風庶其少戢乎乃逆選又不僅在刁詞之限其兩逆衿咆哮之罪小而陷父賊恩之罪大應否伐鼓雍宮稍申名教使通國之人皆知干名犯義者其父而謂名義不妨於干犯者實其子今晚之固將以全之其謂何如外賑局行且報竣廠中舉火支銷俱本州選委的當殷耆綜其事而二三捐輸之家惟於其始開廠稍為講求方畧次第務求貧人實果其腹日引領於執事行部南下則可悉其盡心與否也二事均贖語無倫次死罪死罪

報虞來初

宋舍親來牧珂里應是吾兩人交緣不隔藉茲得以頻脩問聞耳奉台札之前一日宋太公過膠為言此中情事與夫貴使君所以妙濟水火之形終不敢以

同社故而不自做主張也執事惟宜一切勿與作壘
彼堅欲樹敵者自覺無味亦即廢然返矣已囑太公
於家函中再一叮嚀貴使君亦有字在不佞處又當
引伸台指千其語以託之不必然之慮吾知其嘿銷
笑辱惠機紗真葛珀簪顧繡四品衣被有加珍好奪
目拜登之次適值亡荆就窆之辰兄劇不能輜豪報
謝口占潦畧并不能暢所欲言統惟原亮

簡魯二雲海右道公祖

執事下檄膠州訪求遺書必得如富鄭公賑青州其
人其事者許賚以上不佞得敬致小編語具編端贅
外竊惟我膠州預備倉粟正當為今日之用以問掌
印陳博士則云本自無多用候察盤孰敢擅動由是
論之凡稱官庾即不隸賑科者也又云不知起自何
年紅敗不堪以給更夫工食及囚糧則皆以為春之
粉飛味之口藥卒不能強之食然則膠之所謂預備
倉粟米者不惟不可得多且與塵滓糞垢無以異矣

其言賑也專言勸寧幾何哉饑民仰哺當至麥熟今
方十月初也如賑政一舉坐無粟中道而止則如勿
救小編得并古藥方抄集附之欲以求荒唐休糧之
效非得已也編兼小擬四目續擬一目區區之心願
多救活幾人用以上贊賑政萬分一不自知其為遼
東丞也謹書

報宋大塗

此番流寇三百年來所未有而東方之一大劫數也

尊堂無恙三鳳相將可不謂不幸中厚幸乎凍涸之
後發生元茂昆玉才譽英英競爽世澤方深誰敢有
非意相加而煩過慮焉令叔父以大臣死難忠烈昭
耀當事者定有特疏表章天子為之下詔贈恤從厚
而所遺孤嬰今撫養於尊堂處何痛慰如之也令三
弟俟寇遠遁奉迎來州日與之慶再生焉暫復不悉

又

天下事乃至此三月望後訛言日以十至然亦不盡

訛言真定不守是實東省徧地皆叛兵梗行人路是
 實賫役每中途而返漕糧不能北去亦不敢南留聞
 有建議乘輿南幸者亦有請儲君以監國至者此皆
 不得已而為偏安中興之筭也聖人以為不可禮之
 經矣而東南渙散之人心不知將何道繫屬之使不
 變不佞衰殘七尺荷國厚恩其有以自分矣一身之
 外兩孤雛皆不暇為計惟念我兩姓姻交兒婚女配
 將以世引本欲遲之冬間即家成禮者此光景似不

得不草草權宜以令弟來南中希稟令堂之命而行
 併以令堂四柱千支見示便於諏吉也臨楮不勝翹
 切

賀朱未孩撫軍公祖晉少司馬

伏惟執事國之蓋臣今之儒帥有佳折首不旬日收
 三捷之勲迄用攻心以一麾解全東之厄芳垂汗竹
 績紀太常信奇偉而無前宜眷酬以不次碩膚能遜
 絕似姬頌之美周公平成不居更類虞典之烈神禹

駢體
俱在

大古堂尺牘
藏本
亟頌溫綽晉翊洪樞想人情具瞞皆曰有夷吾茲復
何憂諒冠胆已驚且云相司馬慎無生事聿安社稷
還念并州猥惟草土跼伏之一塵遙托雲霄高華之
萬厦其為忤豫曷既名言祇貢蟻忱專申燕賀

報陳知白防院公祖貺歲

恭惟執事座應台躔身為元氣節八風而宣化整紀
網於玩愒之餘調四序以授民貽樂利於瘡痍之後
蓋斗之東而八荒齊開實待杓轉自山以左而四時

長似式借春留猥蒙宇下之仁特發迎年之問如斯
渥厚何以堪承謹布報函聊鳴謝悃

簡宋長元文部公子登科

門下詩書禮樂之庭甲第人文之數名翹桂籍仄聞旅
雁傳音色映槐堦遙見神駒騁步僉曰是父而是子
亦云難弟而難兄棣萼交頸莖芳接南山喬樹奎躔
均度輝騰北斗台垣即日對公車連唱臚聲於鰲禁
他年躋華廡迭標緒業於鵷行是將毗宗社以咸休

世稱國寶何但擅人門而具美身作庭模弟臃腫菲
材為蘿有藉八行贊喜少伸雀躍之私一篋告度庸
致鵬騫之慶願言俯內不任分榮

簡朱雲嶠宗室公視篆昌邑

執事若木翹英璇源拔異押二千石之政事閔決惟
良兼七十里之附庸休聞藉甚穎方自露展驥足於
海頭席想未溫承鳳書於日表悵懷祈遠鼓舞相依
不佞方因疾病以言旋不獲趨蹌而造謁敬修初贄

馳告典籤希鑒野誠豈勝孺結

簡傅海峰給諫為猶兒謝允

恭惟門下叶地天之泰以一德結魚水之歡以精忠
此謂天子有諍臣使我清朝無闕事於是宜其闡教
誕有閨英不揣豚猶請諧鳳卜干霄巨棟猥容攀附之
弱蘿弄掌明珠輒幸巧逢於合浦喜真望外講得世
申男襁女褓皆方穉之兒齡人定天從本乞靈於月
老爰占日穀旦敬布蕪函修途殊歎於弗躬永好祇

深於鏤骨謹謝

簡邢瑞石濰縣父母

執事清材汲古與識洞今本是館閣之良姑屈簿書
之勤時雖厚於災毒民罕苦於儉繕問何以能然曰
不為苛政武城愛人有道起十室忠信邑之絃歌戶
牖內肉能均辦異日中書堂之宰割不佞鄙哉野叟
已矣陳人偶緣訪戴而來輒為識韓之始樵山漁海
孰謂交臂而離先施云視半面為不忘方用結懷
乍睹化日之寬啼鳥疎鐘惟覺訟庭之靜猥蒙垂慰

敬茲佩好不知所裁

簡張九萬即墨父母初度

門下鴻漸神京鳧飛海國雅操濯冰霜而並潔膏澤
沛膠墨以均流用是百里歌唵群生鼓舞茲者筵開
初度序屬清秋重來則禮樂叢興下車而桑麻具足
為占大有舉歡傳永命之祥象效華封胥快睹長生
之籙於樂壽闔未央頌言惟我草野之無文致此芹
曝之少敬輜褻勿罪麾頓為榮謹啟

簡楊浦霖太守公祖

門下賦分天高奮身地峻華叅省架稱鳳池清切之
良班陟社司極驚序人文之選自為丞之再轉旋出
守而一麾廟論憂時方亟釐東之策壯懷許國寧為
擇地之謀乃眷吾萊於藩此日一作名公侯而必復擁父
老以僊蘇既措紳賀屢之攸同亦韋布受塵之伊始
年來兵火仍灾痛創殘之補未自茲閭閻復業喜骨肉
之重完不佞鳥怯遐飛豎纏惰骨不量人之非古惟

欲追尊鱸之踪何幸政之方新竊與聞襦袴之頌紫
茄白菟想自種在齋閣之中枯篠焦桐莫相收於管
絃之外敬裁吉語輜致芹忱靡究翹瞻願言慈炤

簡顏同蘭撫軍公祖賜扁額門

恭惟執事柱石九埏權衡庶彙光明如日大寤而世
無斜陰發暢若風微吹而物皆生氣想封彈舊蓋能
質列聖在天之靈得填撫新勲頓紓垂拱萬全之算
至於究朝廷德意俾無屯膏與百姓休息亟為請命

若溢地若蠲徵拜仁人之賜為已多矣且太息且流涕視治安之策寧有讓焉吏治則既大法而小廉武功亦復內安而外攘謂當曳履樹南牀之幟天下用以澄清便乞宣麻踐北斗之台萬幾待以裁決不佞蓬蒿遐賤糞土棄餘將欲冒羊質而蒙虎皮姑為啟雀門而題鳳字畧王公之分以下交於布衣之氓用古人之誼以大庇其寒儉之屋往之君恩未報今之盛典難酬興言兩愧感涕交流謹啟

簡杜樵南平度父母

門下流瀼清襟璫璵異質縮銅章而職哺利在百年挾玉管以飛灰身為元氣靜察匹夫之私躍翕觀通國之奇驩莫不共塵鳧趨莫稱燕賀况於鄙悃尤倍常倫乃淑氣映塞帷方覺迴春葦屋獨深山艱縮地莫能就日堂皇敬馮下走之馳驅薄代野人之輸獻願言俯內不任翹瞻

報倪承宇大將軍

念自北寇跳梁東江飛燧僅衣帶之水為剝膚之灾
垂二十年靡一日安矣將軍潛運玄韜上符神斷到
金城然後敢馳上方畧用丸泥即可以堵塞函關天
子嘉其勇智之絕倫東人恃以緩急之無恐懸金印
如斗垂寶帶如虹誓不以烽燧貽至尊之憂彤弓佇
錫能不使冠軍撓閫外之寄斑管饒書敝邑膠均為
東鎮越在南偏凡此棲枝胥焉安枕月明鵲繞每思
賡橫槊之詩秋高馬肥未即寄加冷之字何當兼腆
何所見輒國士遇之不佞與為肺腑同其啣戢也并
謝不一

報張九萬即墨父母餉歲

門下薰然元氣暖若新陽序屆履端民歌樂只爨餘
溝斷甘遜世以沉淪泥蚓池蛙亦乘暄而鼓舞穩衡
門之卧足叨近水之暉投空谷之音大發迎年之貺
夜闌靡驚於吠犬春疇易佩以耕牛對此昌辰祝其

茂祉輔誠托之下走想尚未達盛典每用先頌敢不
拜好

簡趙松閱守道公祖獻歲

日執行週星輻兆始滄雲作帶分曙影以飄紅岸草
抽葺染晴烟而散碧快值盡雞之節虔抒躍雀之歡
恭惟執事道貫三辰氣涵萬有張弛憲文武宰大猷
以神鼎化鑪舒慘合陰陽先和氣於窮簷蔀屋想行
春之有脚知獻歲之從頭舞地玉花盈尺兆豐年瑞

荐盤春菜公餘對錫嘏之良不佞藥裹餘生林邱薄
相椒香可頌用紀序於東皇樾蔭恒依敢輸芹而北
面仰惟淵內不任岩瞻

報守道公祖餉歲

不佞棲遲窮壑荏苒流光雖并生函蓋之中絕不關
有無之數猥蒙祖臺過用矐存特頒鼎寶吹鄒生之
暖律黍谷知春勤驛使之寒暄梅枝帶雪既銘高厚
竊自省循何異荐木李以受瓊瑤寧不對蘧使而增

汗愧屆茲王正首祚效華封之祝必曰三多知為君子昌辰宣開府之麻於馬獨座尚綏玄祉普被蒼生祇戢鴻私可勝雀躍

簡楊斗望公祖人日初度

恭惟祖臺統十萬之王師值千齡之初度東皇花信喜隨麟紱以俱新北闕芝函篤向虎牙而游錫不佞一屢垂光受庇獨深屬婢手續山絲兼調鹵味兩俱不費野人一錢徒用見意祖臺不我遐棄久矣區區

此來忍見却予

報周日盤巡道公祖

伏諗執事神淵涵月道岸標霞括宇宙一石之林獨羸八斗縑扶桑五色之繭可被九州惟我負海之邦靡有安枕之地時緣講武而益以多門民不聊生而非但一事良有司實司芻牧師武臣方奮鷹揚執事既以大法作其小廉復以外威成其內順吾儕百姓用是有恃無恐日者不嫌輜褰往徹典籤所以少見

野人之意不我茹內何反過辱特私寵賁長林對使
登嘉以感以愧不知所言

簡蔡毓和司李公祖

執事湛月清襟補天巨手螭頭射策蚤回正色於青
蒲鷺羽驅車載散春風於丹陛執法雨金科之響程
材持玉尺之平乃眷吾萊式臨此日山嶽為之動撼
父老謂其僕蘇不佞投此長林時復善病未能隨措
紳之隊為國揚颺休固已受韋布之塵服田志喜薄

言將意輒用具箋

報秦懷生諸城父母

執事彌天聲價匝地恩膏春野麥翻涼暖見雉鳴應
雨晝簾槐散影清知馬骨如山張弛互馭以霆鞭舒
慘立調於神鼎覩召伯於之棠樹所去見思聞偃室
之絃歌厥臨孔惠方今諭相延英必歷試於民社非
久升華視草定首被乎弓旌不佞近接一塵痛分兩
地得安巢鳥尚阻登龍沃以膝壤之洪仁應復同咏

大古堂八册
藏本
樂只邇其并州之舊好又許謬講通家甚盛情文驚
破巖壑之夢良深感悚顛瞻怙冒之天率布謝忱願
言慈照謹啟

報王生洲濟寧守

濟為要害盤錯之地時丁撓搶窺伺之秋惟我循侯
特茲保障萬艘朝宗於漢輦得依陸海通途千村鼓
化於虞薰竟賴蘇天安堵豈惟近悅更慰遐瞻謂宜
飛騰鼎躔雍容禁路顧獨賢於寇借猶屈重于州麾
不佞藥裏餘生山林朽質聞足音而色喜奉手教以
神馳甚盛情文彌深感悚寸縑附往尺幅靡宣

報甯翰修掖縣父母

門下彌天聲價匝地恩膏狀冬日之惠溫歌南風而
治辦天子方銳意為天下得人典甚盛率未有不先
之以民社之司循良之最而能大庇天下者不佞接
於塵版喜其遭逢企願正無涯耳至於捐養鶴之俸
以及陳人剖尺鯉之書不嫌折節此以父母之心而

行古人之道者也敢不拜嘉

報金伯玉

一謝冬曹七悲秋氣生同蒲柳哀付刀圭坐是心如
寒灰蕪之頭皆白屑而乃托於同調不自顧其非倫
緬惟槩步之當前私恐繩趨之或後侵尋二豎以護
晚節惕厲百端而入深林亂定身存疑是羊鏹探手
懷多室遠誰當鳳字題門風聲與鶴唳猶兵靡遑夢
寐世責與龍鍾無涉有忝居諸問人至自長安且喜
太平可卜坐使詢吾伯玉幸道夫子何為至於頌異
數以精心降虛懷於密契登對之侈抱媿則深久要
之新言感已淺謹啟

復張潑御史

台臺清心映物直節匡時於古今治亂之關每三致
意然人才政體之論唯一持平暫輟殿上之班漁揚
帝簡出建河東之節攝代天巡鷺擁星輅到處春回
炊海鵬飛霜斧行來秋肅澄波不佞托契桑梓奉教

楷模方此懸情猥蒙折節忻逢聖世獲溷跡於未塵
懼墮昏衢倍企光於慧燭伏楮馳恋可既言宣

簡趙松閣公祖

知為春王祚始冰衙開白獸之樽且喜君子道昌木
鳳啣遷鶯之詔傾心有素望光無繇朝聽履蔽野留
棠蔭其為霑被曷既名言

跋

吾鄉太傅硜齋高公殉國會稽其家沒於逆鎮子孫
無所棲食轉徙餬口他邑無寧宇以故公生平著作
零落散軼戚黨間無有能為收拾之者余昔嘗從故
老友衡山崔君見公勞山九遊記及爭座位乞休七
疏抄錄一冊意頗欲為纂集未幾燬於火志遂不果
夫以公之大節孤忠垂載史策功名卓卓著人耳目
間不必藉文章以為重然自昔賢人君子而為後人

之所忻慕者思即得其逸句緒語竇之不啻若拱壁
矧公之詩文又自可孤行於世是其不足重公而因
公以為重者蓋足以重公顧聽其埋沒而不彰是亦
學士之所心惻者已公族孫敬業直夫嗜學好古士
也日函一編屬余曰吾家太傅作也余蓋捃摭於人
家殘繭敗笥中剪拭補錄積十五年而始輯此其間
傳寫混淆紕繆魚豕莫可勝辨子幸為我較讐焉余
受而讀之揆以曩日所見有九遊無七疏則知其漏

遺者尚不少也然太傅且沒於今近百餘年已無復
知其能詩文者其詩文無復有過而問焉者即間有
一二好事者及之亦復無從索求付之札記焉耳微
直夫舉使更越數十年後將并此求之不可得不大
為可惜與語所謂以少為貴者又敢求多乎哉抑公
之精英不容長淹沒其靈爽有所憑式而若或俾使
之顧直夫獨能於湮遠無足徵時專心肆力撿金剝
屑搜羅於塵腐蠹蝕之餘裒然彙而成帙其用心不

可謂勤乎惜也余貧無力佐直夫以成其事也世不
之慕義人矣其必有奮然起而從事取此帙而梓之
以公之海內而傳之久遠者則公之詩文且賴直夫
以傳而為公文字之忠臣亦可附以不朽矣余固樂
纂公集者也為校正若干字并跋其左而歸之天啓
辛巳春二月黃裳法坤厚題於蔭松山堂

